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大全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漋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郭晉

謄録監生臣陳全

春秋大全卷十九

明　胡廣等　撰

宣公上

公名倭一名接文公妾敬嬴之子夫人穆姜在位十八年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周　魯宣公二年匡王崩弟定王立

鄭　魯宣公三年穆公卒靈公夷立宣四年靈公弑弟

襄公堅立

齊　魯宣公十年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

宋　詳見文公元年

晉　趙盾為政魯宣公二年靈公弑成公黑臀立宣八年郤缺為政宣九年成公卒子景公獳立宣十二年荀林父為政宣十六年士會為政宣十七年郤克為政

衛　魯宣公九年成公卒子穆公遬立

蔡 魯宣公十七年文公卒子景公固立

曹 魯宣公十四年文公卒子宣公廬立

陳 魯宣公十年靈公弑子成公午立

杞 詳見僖公元年

薛 詳見僖公元年

莒 詳見文公元年

邾 詳見文公元年

許 魯宣公十七年昭公卒靈公立

小邾 詳見僖公元年

楚 魯宣公十一年盟辰陵討陳春秋始予楚莊王以伯宣十一年楚孫叔敖為令尹宣十二年敗晉於邲宣十八年莊王卒共王立

秦 魯宣公四年共公卒桓公立

吳 詳見隱公元年及成公元年

越 詳見隱公元年

癸丑 匡王五年 元年 晉靈十三年齊惠公元年衛成二十七年蔡文四年鄭穆二十年曹文十年陳靈

六年杞桓二十九年宋文三年秦共公稻元年楚莊六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羊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其意也穀梁傳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

宣公為弒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是亦聞乎弒也故如其意焉而書即位以著其自立之罪而不嫌於同辭美一也有小大則褒詞異惡一也有小大則貶詞異一美一惡無嫌於同張氏曰宣公受弒賊之立而居其位其罪同於桓公而十八年之間皆書王與桓公不同者法已舉於前矣天理不可以常亡王法不可以久廢故存王以舉

大法亦所以正宣公之罪也高郵孫氏曰桓弑隱而立春秋月而不王以罪天王之不能誅之宣弑子赤而立春秋書月書王不罪天王之不討者非赦之也天王不王自平王而下桓公之時王道之不行未久有王者興則桓公在可誅之域不於在位當於其將終竟桓公之死王不能誅聖人不忍周道之衰而弑君者得志也十八年間書王者四終始反覆欲其見討而竟不能於是月而不王以為法于萬世至於宣公則王道之不行百餘年矣亂賊接迹而起而王者未嘗誅之非天下無王何至是也宣弑子赤自立晏然無所忌憚春秋於即位之月書王以明王道之行不容一日息也惟其無王是以書王爾桓公之時王猶可望則待王之誅宣公之時王不足望故書王以討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

左傳尊君命也

魯秉周禮喪未期年遣卿逆女何亟乎太子赤齊出也仲遂殺子赤及其母弟而立宣公懼於見討故結昏于齊為自安計越典禮以逆之如此其亟而不顧者必敬嬴仲遂請齊立接之始謀也家氏曰宣公繼世之初斬焉在疚而首遣大夫如齊逆女所遣者又同惡之大夫春秋書之所以著敬嬴襄仲弑君簒國之本謀亦以見齊元無道黨其臣而使之弑君也蓋請昏割地魯所以自結于齊者皆在遂與得臣如齊之時故即位未幾而襄仲隨有逆女之行無何又以割地而出春秋書即位書逆女書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書齊人取

濟西田著魯人結齊之援以弑其君著齊人輔魯之簒俾弑其君盍明王法以治齊魯之罪二國皆有討也王氏曰赤齊之甥也惡齊之有所黨故欲急昏於齊也公穀謂譏喪娶不知喪娶之不足罪也可罪者喪娶之故也

其後滕文公定為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朱子曰謂魯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喪紀寖廢夫豈一朝一夕之故自文宣莫之行矣此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杜氏曰不譏喪娶者不待貶絕而自明也薛氏曰公薨夫人出大夫逆女亂倫而娶齊人不斥夫人之出而逆禮昏媾皆罪也臨川吳氏曰文公使公子遂納幣已非禮況宣公逆夫人而可遺僖祖之弟乎然負簒弑之罪而急於結

齊昏以定其位者乃惡之大喪娶剏逆之非禮則其惡之小者爾汪氏曰文公未終禫制而圖昏春秋深加貶黜不書逆者姓名不書如齊不稱夫人不稱氏以著其罪宣公未及期年而亟於喪娶春秋書使卿逆女書夫人至僅去夫人之氏此非特從同同之例葢以宣公之惡有大於喪娶者故詳録之以見其縱私欲而紊典禮實欲結大援而逭天討也石氏曰翬弑隱公遂殺子赤桓公之立逆女使翬宣公之立逆女使遂斯二人者在國以為賊而桓宣以為忠也故終桓宣之世翬遂皆稱公子無異辭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左傳尊夫人也公羊傳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譏喪娶也喪娶者公也則曷為貶夫人內無貶于公之道也內無貶於公之道則曷為貶夫人夫人與公一體也其稱婦何

有姑之辭也穀梁傳其不言氏喪未畢故略之也其曰婦緣姑言之之辭也遂之挈由上致之也程子曰脱氏字

有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不貶絶以見惡夫人與有罪焉則待貶而後見故不稱氏范氏曰夫人不能以禮自固故與有貶劉氏曰婦人不專行在家制於父母夫人有貶則父母與有罪矣高氏曰古者六禮不備女不肯行故詩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雖速我獄室家不足廬陵李氏曰哀姜去姜而書氏今此去氏而書姜哀姜之罪重也夫人其如何知惡無禮如野有死麕音囷能以禮自防如草蟲愆期有待如歸妹之九四程子曰所以愆期者由巳而不

由彼女子居貴高之地有賢明之資人情所願娶其過時未歸蓋自有非不售也則可免矣

凡稱婦者其詞雖同立義則異逆婦姜于齊病文公也汪氏曰不稱女而稱婦著文公之亟於成昏也以婦姜至自齊責敬嬴也汪氏曰有姑則以婦禮至無姑則專以夫人禮至不稱姜氏而稱婦姜著敬嬴之欲速以姑自居也張氏曰公子遂宣公之為亂臣賊子明矣不待貶絕也書婦著敬嬴之罪也敬嬴嬖妾私事襄仲以其子屬之殺世適凡弟出主君夫人援成風故事即以子貴為國君毋斬焉在衰服之中請昏納婦而其罪隱而未見也故因夫人至特稱婦姜以顯

之此乃春秋推見至隱著妾母當國用事為後世鑒者也槩指為有姑之辭而不察其旨則精義隱矣趙氏曰書以者不當以也高氏曰不直書夫人婦姜至自齊而稱遂以者明公子遂不當以夫人歸也婚禮莫重於親迎豈容他人得以之歸哉遂蓋公族之尊者尤不可也家氏曰夫人非大夫所得以也遂挾齊以弒其君娶齊女為嬻君之婦魯之家國實制于遂書以者著其罪也公穀言婦有姑之辭婦姜之嫡姑則出姜也經於子卒之後書夫人姜氏歸于齊於宣始立書遂以婦姜至自齊所以責齊受人之出母而與之婦所以責魯棄母於齊而娶齊女事悖妾以為姑也絶滅天理甚矣　劉氏曰左傳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非也一事而再見卒名耳必若云然公子結遂及齊宋盟非受命亦稱族歸父豹意如其往也

氏其至也不氏無有夫人居間也何以舍族耶

夏季孫行父如齊

左傳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經書行父如齊而不言其故謂納賂以請會者傳也經有不待傳而著者比事以觀斯得矣下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此會行父請之也又書齊人取濟西田則知其請葢以賂也雖微傳其事著矣諸侯立卿為公室輔猶屋之有楹也而謀國如此亦不待貶絶

而惡自見者也高氏曰公既昏矣然後季文子如齊納賂請列于會蓋春秋時國君不以其道立苟得一預諸侯之會他國不得復討其罪所以季文子不憚自行者欲假大國之權以定宣公之位也宣公之位定則一時臣子黨亂誤國之罪皆可以逃矣不然以行父之勤勞恭儉相三君而無私積子賜反事見襄公五年必能以其君顯名與晏嬰等矣朱子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可謂慮事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為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私意起而反惑與呂氏曰君母不正孽子篡立而國之大臣恃大國以免施施肆肆無所忌憚行父名大夫也而猶若是先王之澤泯矣張氏曰文公世子之死在官當誅者公子遂其首行父次之觀春秋所書則知之矣家氏曰季友受托孤之寄酖叔牙戮慶父立僖公

魯之宗社賴以再安行父其孫也乃為賊使齊而歸先君之母今又為之再使納賂請會有忝厥祖多矣

##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左傳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先辛奔齊公羊傳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則何言爾近正也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絰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盖善之也穀梁傳放猶屏也稱國以放放無罪也杜氏曰胥甲下軍佐胥臣之子

放猶羈置毋去其所杜氏曰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孫氏曰放逐也比於專殺者其罪薄乎云爾李氏堯俞曰稱國以放與稱國殺大夫同或以為

近正非矣大夫當官既不請於天子而自命以為有罪又不告於司寇而擅行猶不遠於正乎蜀杜氏曰周衰諸侯擅恣法度而有屏放其臣者春秋不得不譏之張氏曰諸侯不專放大夫其書者僭天子之事也永嘉呂氏曰書放大夫惡專放也稱國以放君與大夫咸與焉晉放胥甲是也稱人以放國亂無政而衆人擅放之蔡人放公孫獵是也秦晉戰于河曲撓臾駢之謀者趙穿也若討其不用命則當以穿為首止治軍門之呼去聲事見左傳文公十二年偕貶可也而獨放胥甲父則以趙盾當國穿其族子而盾庇之也張氏曰穿以盾之側室而獨免刑之偏頗如此非所以治

有罪主諸侯也桃園之罪其志固形於此矣故稱國以放見晉政之在私門而成上侵為後戒也臨川吳氏曰河曲之戰及今八年豈有不用命之罪八年而後討哉必胥甲以他事取惡於趙盾而逐之也汪氏曰放胥甲者弑夷皐之兆也殺胥童者弑州蒲之兆也高氏曰諸侯之大夫有罪當請于天子或殺或放今晉專放其大夫可乎況舜討驩兜之罪而放之崇山者投之遠方也崇山猶在封疆之內非蠻夷外國也晉人於衛同為列國而放其有罪之臣於衛是鄙衛也衛人受晉之逐臣而不辭豈亦迫於大國之勢歟劉氏曰秦穆公悔不用百里奚之言以亡三帥自改其過而作秦誓晉靈公恥不得志於秦而追咎善謀故胥甲于衛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使晉之君臣因胥甲之言推而廣之修己而不責人鄰國將來服奚患秦哉春秋書放

其胥甲以其無罪而譏晉之濫也　啖氏曰公羊云近正也此傳是三年待放之義乃三諫不從以禮而去者今放名雖同而實殊傳不見事迹故云爾高郵孫氏曰穀梁云稱國以放放無罪也按稱人自為與其下為別也安得以稱國而見其無無罪乎

公會齊侯于平州

左傳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杜氏曰平州齊地

按左氏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魯宣簒立踰年舉國臣子既從之矣若之何位猶未定而有待於平州之會也春秋以來弑君簒國者已列於諸侯則不復致

討故曹人以此請負芻于晉事見左傳成公十六年夫簒弑之賊毀滅天理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其罪不得赦也以列於會而不復討是率天下而爲亂臣賊子之歸此仲尼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然欲定其位者魯宣宜稱及齊而曰會者討賊之法也凡討亂臣賊子必深絕其黨而後為惡者孤也張氏曰凡亂臣賊子之所以不敢縱其欲者以有霸主大國能討之也齊乃魯之鄰其力足以正魯而惠公不明於義利邪正之辨始許仲遂以亂魯之適庶終會平州以定賊子之位則亂賊復何畏而不逞哉會者

外為志魯宣欲求寵以定位而書齊惠之志以治黨惡之罪與桓公鄭莊垂之會一也晉為主盟諸侯所取正而齊宋弑君威弗能加魯亂不治見晉之無能為也汪氏曰齊惠因歎職之逆得立乎其位故魯宣納賂求會雖然而從盖同惡相濟耳特齊之強大足以庇魯故宣公君臣殫意以固結之也

公子遂如齊

左傳東門襄仲如齊拜成

宣公簒立之罪仲遂主謀為首惡初請于齊遂為上客而並書介使者罪叔孫得臣不能為有無亦從之也大夫有以死爭者矣然削而不書者以叔仲惠伯

死非君命失其所也汪氏曰孔父仇牧荀息非以君命而死皆特書於策竊疑忠義之臣扞君之難固不可待召命而後致死也杜氏謂史畏襄仲不敢書殺惠伯其理或然遂及行父則一再見于今矣如齊拜成雖削之可也又再書于策者於以著其始終成就弒立之謀汪氏曰遂得臣同如齊見公子接而請立之逆謀之始也今既定宣公而拜成于齊逆謀之終也以戒後世人臣或內交宮禁以固其寵或外結藩鎮以為之援至於殺生廢置皆出其手而人主不悟者汪氏曰唐武三思李輔國通韋后張后而擅殺五王遷上皇於西內崔胤崔昭緯結王行瑜李茂貞朱全忠而脅帝殺杜讓能王摶蘇檜

貶陸扆王溥其慮深矣凡此皆直書于策而義自見者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左傳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為賂齊為弑子赤之賂也穀梁傳内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是為賂齊也程子曰宣公不義得國賂齊以求助齊受之以助不義故書取不義不能保其土故不云我非為強取故不諱不能有而失者皆諱張氏曰濟西魯故地僖三十一年取之曹者

魯人致賂以免討而書齊人取田者所以著齊罪高郵孫氏曰齊侯之罪隱而難見故明書取田以著其罪春秋取田邑皆貶之曰人罪其擅取也惟齊景為昭

公取鄆以其取不為己得特書其爵春秋討賊尤嚴於利其為惡而助之者所以孤其黨夫齊魯鄰國盟主之餘業也子惡弒出姜歸而宣公立不能聲罪致討務寧魯亂首與之會是利其為惡而助之也弒君簒國人道所不容而貨賂公行免於諸侯之討則亂臣賊子無所懼而人類將絶其禍乃自不知以義為利而以利之可以為利而為之也孟子為梁王極言利國者必至於弒奪而後饜葢得經書取田之意舉法如此然後人知

保義棄利亂臣賊子孤立無徒而亂少弭矣張氏曰桓公簒
立求援於鄭而誘以許田宣公奪嫡主齊以自立而
賂以濟田以利自固前後一轍使鄭莊齊惠不貪其
利則桓宣必不能以自立矣曰假曰取蔽罪鄭齊誅
其貪利而成亂也大學論治國平天下深戒以利為
利孟子論先利後義不奪不饜皆拔本塞源知春秋
之微意也鮁家氏曰魯桓之弑君鄭不預也魯畏其
討以是為賂故書假諱之也魯宣之弑君謀出於襄
仲事實成於齊惠故直書其事以兩討之益田者先
祖受之於王魯國之封疆也宣公既簒人之國又割
先祖所受之土疆以為齊賂齊惠既輔人之簒又受
其賂田以為已有此所謂盜竊之取其罪有大於侵
伐之取矣陳氏曰外取邑不書襄二十六年齊取我
髙魚不書必有歸之者然後書是故濟西田書取讙
闡書取永嘉吕氏曰春秋書取田邑有伐而書取者

如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十年公敗宋師取郜取防僖二十二年公伐邾取須句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三十三年公伐邾取訾婁宣四年公伐莒取向九年齊侯伐萊取根牟十年公孫歸父伐邾取繹是用兵力以取之也有直書取者如僖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我取之曹也此年齊人取濟西田齊取之我也成二年取汶陽田以鞌之戰而齊以歸我也此則不用兵力而取之也

## 秋邾子來朝

茅堂胡氏曰凡經於朝聘皆不徒書未有書而無義者也宣公為弑君者所立邾子來朝而無貶文者既於朝桓貶矣公羊曰其餘從同同

##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左傳宋人之弒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楚子侵陳遂侵宋穀梁傳遂繼事也

楚書爵而人鄭者貶之也鄭伯本以宋人弒君晉不能討受賂而還以此罪晉為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今乃附楚以亟去聲病中國何義乎張氏曰不討有罪固晉之無義而亦未至如僭王肆逆之罪大也鄭舍晉從楚附撫王之荒裔以為中國患故人之書侵陳遂侵宋者以見潛師掠境肆為侵暴非能聲宋罪而討之

也家氏曰使鄭穆公從楚之後能以楚師討宋聲於境上問昭公之故宋人必能以䖍為戮更議立君則不失其棄晉之初志今乃與楚子俱侵陳遂侵宋此侵暴無名之師凌駕中夏非討亂之舉也

正此師為不義然後中國之師可舉矣永嘉呂氏曰盟會而書楚子自孟始征伐而書楚子自侵陳始次厥貉嘗書楚子矣未加兵於中國也伐麇書楚子矣不過加兵於其與國也征伐而書爵者皆伯之之詞侵蔡遂伐楚侵曹伐衛書齊侯晉侯喜中國之有伯也侵陳遂侵宋書楚子傷中國之無伯而蠻荆得以執伯權也陳氏曰書遂伐楚言志不在蔡也書遂侵宋言志不在陳也南北之勢於是始也後十五年而宋楚平後五十年晉趙武楚屈建同盟于宋諸夏之君分為晉楚之從矣自是訖春秋師再有事無言遂者言遂者非與國伐盟主則盟主伐與國也廬陵李氏曰楚莊以

文十三年即位數年之間不聞有肆逆之師休養以有為也至此而爭伯矣又曰楚自僖二十七年圍宋至是而再侵宋中國又無伯也

晉趙盾帥師救陳

左傳晉趙盾帥師救陳宋穀梁傳善救陳也

鄭在王畿之内而附蠻夷陳先代帝王之後而見侵逼此門庭之寇利用禦之者也汪氏曰門庭門内之庭寇盗至此則不得不擊伐之王者以諸夏為庭户四夷為藩籬晉能救陳則存諸夏攘荆楚之師故特褒而書救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如解

倒懸如拯民於塗炭之中汪氏曰塗炭猶言水火如孟子言民以爲拯已於水火之中知此義則知春秋用兵之意矣傳稱師救陳宋經不書宋此非闕文乃聖人削之也前方以不能言宋上卿貶而稱人諸侯會而不序今若書救宋則典刑紊矣張氏曰陳無罪而蒙伐當救也宋有弑君之罪不當救故略之家氏曰書救陳與其能救陳也不書救宋不與其救宋也宋負弑君大惡晉人受賂不能討而楚伐之雖楚之存心未必誠于爲義然弑逆之賊夫人得而討之也楚討晉救之故春秋不與其救與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左傳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蒍賈救鄭遇於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公羊傳此晉趙盾之師也曷為不言趙盾之師君不會大夫之辭也穀梁傳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大趙盾之事也其曰師何也以其大之也于棐林地而後伐鄭疑辭也此其地何則著其美也杜氏曰晉師救陳宋四國君往會之共伐鄭也

列數上聲諸侯而會晉趙盾穀梁子以為大趙盾之事以其大之也故曰師此說非也劉氏曰卿大夫不得會公侯令晉侯不行趙盾專國亦無貶則善矣曷為大之耶春秋立法君為重而大夫與師其體敵汪氏曰據君不書帥師君獲君傷皆不書師敗績大夫獲仍書師敗績列數諸侯於帥師之下而又書大夫之名氏則臣疑於君而

不可以為訓其曰會晉師此乃謹禮於微之意也其立義精矣陳氏曰此晉趙盾以諸侯之師伐鄭大夫初用諸侯也靈公之世兵車之會自參以上敗人之於是出趙盾以其用諸侯也春秋不以大夫用諸侯故上書趙盾帥師救陳下書諸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則不以大夫用諸侯之辭也棐林鄭地也前者地而後伐以為疑詞此其地則以著其美者范氏曰欲美趙盾救災恤患之功故詳錄其會地陸氏曰晉師先在棐林故言會又言伐一美一惡無嫌於同臨川吳氏曰晉師即趙盾救陳之師也以四國之君在魯故不稱趙盾而稱晉師也陳先代之後而受侵偪伯主所宜救也鄭以畿內之國而附蠻夷伯主所當伐也惜乎晉伯不競荆蠻方強晉卿能致四國之君聲罪致討不

能服鄭而反遺楚僞中國之不振可傷也汪氏曰桓十五年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先講會禮而後往伐始疑於助忽而討突終乃伐忽而助突故春秋責其疑此年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四國之君翕然而從晉師討罪以救患故春秋著其美前者講會禮而後伐此乃會師以同伐文似而實異也書突出奔蔡忽歸于鄭突入于櫟而繼書公會諸侯于袲伐鄭則為忽黨突而伐忽可知矣書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而繼書諸侯會晉師于棐林則為討鄭而救中國可知矣屬辭觀之是非瞭然○廬陵李氏曰書會師二此年及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也瓦會左傳註云卿不書不敵公也然則此會亦可援此例杜預强為兵會非好會之說自相異同耳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侵書趙穿而後凡役書大夫左傳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公羊傳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為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任公輔曰地譜商有崇國在京兆鄠縣甘亭唉氏曰崇小國也公羊誤為柳

崇在西土秦所與也晉欲求成于秦不以大義動之而伐其與國則為謬已甚比諸伐楚以救江異矣而傳謂設此謀也趙穿也意者趙穿已有逆心欲得兵權托於伐國以用其衆乎不然何謀之迂而當國者亦不裁正而從之也穿之名姓自登史策弑君于桃

圜而上卿以志同受惡其端又見于此書侵以見所以求成者非其道矣高氏曰晉欲得秦而反加兵於他人之國適足以衆晉之敵耳此謬計也家氏曰晉欲求成於秦發一乘之使述先君之好而秦成合矣今伐崇以求之秦愈怒而兵愈不可解矣蓋穿者志於作難託伐崇以專兵不然何拙謀之若是而執政者且無所可否於其間乎　劉氏曰趙穿果伐天子之邑罪大矣無文以貶之何哉公羊之說非也

晉人宋人伐鄭

左傳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穀梁傳伐鄭所以救宋也

宋人弒君既列於會在春秋衰世已免諸侯之討矣

論去聲春秋王法則其罪固在法所不赦也而晉人與之合兵伐鄭是謂以燕伐燕庸愈乎其書晉人宋人非將卑師少葢貶而人之也以貶書伐者若曰聲罪致討而已有瑕則何以伐人矣臨川吴氏曰棐林之會晉合四國以伐鄭而無功故至于再伐不復可致三國伐鄭者為宋也故獨與宋連兵高氏曰宋怨鄭與楚之侵也復請晉伐鄭晉亦以前救之無功也遂連兵伐之夫晉以貪賂致諸侯之叛不能退而自責乃謀動干戈於外以遂宋之復怨況宋人弑君豈可與之合兵乎家氏曰此一事而前後襃貶不同者鄭背盟而即楚諸侯會晉而討之公也晉取宋賂而輔之以簒今復偕宋伐鄭私也葢鄭可伐也為宋而伐鄭則不可也廬陵李

氏曰春秋討宋之文一見於四國之伐書人再見於諸侯之會不序三見於趙盾之救不書至是而四貶焉春秋之法嚴矣

甲寅匡王六年崩

## 二年

晉靈十四齊惠二衛成二十八蔡文五鄭穆二十一曹文十一陳靈七杞桓三十宋文四秦共二楚莊七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戰皆書大夫帥師自此始左傳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

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而來奔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穀梁傳獲者不與之辭也言盡其衆以救其將也以三軍敵華元雖獲不病矣

兩軍接刃主將去聲見獲其負明矣又書師敗績詞不

贅乎此明大夫雖貴與師等也永嘉呂氏曰此年戰大棘與晉趙鞅鄭罕達戰于鐵皆兩稱帥師其衆敵也春秋書戰言大夫帥師自此始自是而後若晉荀林父衛孫良夫魯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齊國書皆書大夫帥師春秋書獲者七唯齊國書及此年宋華元書敗績者身見獲而師又敗也大夫生死皆書曰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嚙齊國書死也故將尊師少稱將不稱師師衆將卑稱師不稱將將尊師衆並書于策者示人君不可輕役大衆又重將帥之選其義深矣前漢書鼂錯傳卒不可用以其將與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或曰元帥三軍之司命而輕重若是班乎自行師而言則

以元帥為司命孫子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自有國而言則以得衆為邦本書五子之歌民惟邦本鄭使高克將兵禦狄于境欲遠去聲克也而不恤其師見閔公二年楚以六卒實從得臣恐喪師也而不恤其將見僖公二十八年故經以棄師罪鄭以殺其大夫責楚明此義然後知王者之道輕重之權衡矣高氏曰元年秋鄭人與楚子侵宋宋人既為棐林之役以報之是冬又與晉人伐鄭一役而兩報之遂起此役令鄭師之來宋當明大義以喻之否則慎固封守使鄭不得而犯焉華元乃遽帥師出與之戰於是三軍大敗以至見獲不能効死徒殄民辱國而已以見中國因夷狄之故而自

相殘如此張氏曰宋以弑君致寇而不服罪故書宋及猶曰華元為志乎是戰也臨川吳氏曰鄭附楚侵中國之陳宋晉為宋故再伐鄭而皆無功鄭受楚命一戰宋而乃大勝楚之氣益張矣汪氏曰文定於韓之戰云書伐書及者兩俱有罪經不書伐專罪晉也今考此亦不書歸生伐宋則春秋責宋之意重於責鄭矣□趙氏曰穀梁云盡其衆以救其將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按兵敗身獲而云不病非也但緣師先敗績身乃見獲依次第書之有何褒貶乎若欲褒貶乃足見其不身先士卒爾何得云善矣廬陵李氏曰獲例六已見僖十五年穀梁以韓戰不書師敗而書獲為晉侯失民此戰先書師敗而後書獲為華元得衆其說亦似有理而胡氏不從

秦師伐晉

左傳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

按左氏以報崇也遂圍焦晉用大師於崇乃趙穿私意而無名也故書侵秦人為去聲是興師而報晉則問其無名之罪也故書伐世豈有欲求成於强國而侵其所與可以得成者乎穿之情見矣宣子當國算無遺策獨憒撰忽反閭也於此哉其從之也而盾之情亦見矣春秋書事筆削因革必有以也一侵一伐而不書圍焦所以誅晉卿上侵之意其所由來者漸矣永嘉呂氏

曰晉文之欲與楚爭也必得秦而後敢戰殽函之役晉襄度淺而先軫諸人見利乘便自是更相報復無有窮已楚方有陵駕中國之心鄭復背晉從楚以侵陳晉將與楚爭則通秦以軋楚可也否則置秦而勿問可也而盾之族子興侵崇之謀盾非病狂何故聽之是啟秦之爭也宋方敗於鄭而晉復病於秦非自改之而誰耶張氏曰欲求成而反名兵所以深著趙穿之妄動干戈而欲竊兵權誅其意也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左傳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按左氏晉趙盾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初

鄭歸生受命于楚以伐宋經不書伐而以宋華元主大棘之戰者葢楚人有詞于宋矣師之老壯在曲直晉主夏盟盾既當國合諸侯之師何畏乎楚何避乎鬬椒然力非不足而去之者以理曲也故卿不氏而稱人杜氏曰鄭為楚伐宋獲其大夫晉趙盾與諸侯之師將為宋報恥畏楚而還失伯者之義故貶稱人陳氏曰楚方圖伯而晉以大夫用諸侯由是兵車之會自參以上皆貶之而自柳棼之役楚皆稱子矣

師書侵而不言伐易於訟卦之象曰君子作事謀始程子曰人情有爭訟之道凡所作事必謀其始若慎交結之類絕釁端於事之始則爭訟無由生矣

始而不謀將至於興師動衆有不能定者矣晉惟取賂釋宋而不討至以中國之大不能服鄭不競於楚可不慎乎春秋行事必正其本為末流之若此也其垂戒明矣也永嘉吕氏曰諸侯之從晉也謂晉之可依也宋華諸侯以討宋乃立公子鮑而還是立賊也鄭由是謂晉為不足與而從楚以侵宋晉乃庇宋以伐鄭鄭復使歸生伐宋雖有辭于宋也晉復黨宋以侵鄭一動之非義而與國叛之敵國侮之彼得以奉辭而我罷于奔命至一再而未已也伯主之舉動詎可輕哉家氏曰鄭叛華侵之可也以報大棘之役則不可也鄭惡晉之釋宋不討而從楚晉不知自愳猶為宋報鄭是以貶四國之大夫皆書人是時晉之趙盾欲據兵權託於伐國實無關心故棐林之役

楚因解楊晉師即還是役也與鬬椒遇即謬為之辭曰彼宗競於楚殆將斃矣復去之盾本無欲戰之心也左氏乃曰晉侯侈趙盾驟諫不入是以不競於楚何失實之甚耶高氏曰自是楚與晉爭晉不能競反有弑逆之禍於是楚益自肆明年遂有問鼎之事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皐公作偉

左傳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九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

過哀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摶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鬭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槖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

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穀梁傳穿弒也盾不弒而曰盾弒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於郊趙穿弒公而後反趙盾史狐書賊曰趙盾弒公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為盾而忍弒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為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弒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弒其君夷臯者過在下也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程子曰趙穿弒君人誰不知若趙盾之罪非春秋書之更無人知也

趙穿手弒其君董狐歸獄於盾其斷（都亂反下同）盾之獄詞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以是書斷而盾

也受其惡而不敢辭仲尼因其法而不之革其義云何曰正卿當國任事之臣也國事莫酷於君見弒不於其身而誰責乎薛氏曰君將殺盾而穿行弒君之事則主弒者盾也穿受命而加刃者也在律家人共犯止坐尊長威力使令被使為從此春秋之義也亡而越境謂去國而不還也然後君臣之義絕汪氏曰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代之奔命焉死之可也去國不返必如宋子哀潔身去亂然後君臣之義絕反而討賊謂復讎而不釋也然後臣子之事終汪氏曰反而討賊苟如羽父討於蔿氏不足以追大惡之誅必如衛石碏之誅不避親無一毫阿私之意而竭力為君復讎然後臣子之事終不然

是盾偽出而實聞乎故也假令不與聞者而縱賊不討是有今將之心而意欲穿之成乎弑矣惡莫慘乎意今以此罪盾乃閑臣子之邪心而謹其漸也盾雖欲辭而不受可乎蜀杜氏曰盾知靈公欲殺之而心欲弑之是不止同謀而實將弑也春秋不可並書穿盾而擇首罪者以書之亦義之所宜也臨川吳氏曰趙盾專晉國之政幾二十年境内境外知有盾而不知有公靈公既長不堪其專遂欲殺盾鉏麑受命不肯殺盾而死提彌明救盾而鬬死靈輒内叛倒戟免盾於死則盾之私屬與公徒敵無復有臣禮矣君臣既為仇敵非盾弑公則公殺盾勢固不兩立也穿盾之族子平日所愛信之人也弑公而盾乃復穿之弑為盾弑也盾為首惡穿特承意行

事者耳盾佯為不知謀以求自免弑君之罪將誰欺乎夫子書曰趙盾弑其君誅首惡也自三傳以來說者多方為盾分釋則是亂賊不可以欺聖人而乃可以欺後儒也高郵孫氏曰盾陰弑其君而陽逃其迹實行其計而穿受其名者也故孔子以弑賊誅之必待親弑然後罪之則姦臣賊子得以計免而庸愚無知者常當其實矣

以高貴鄉公之事觀焉抽戈者成濟倡謀者賈充而當國者司馬昭也為天吏者將原司馬昭之心而誅之乎亦將致辟成濟而足也故陳泰曰惟斬賈充可以少謝天下耳昭問其次意在濟也泰欲進此直指昭也三國志魏高貴鄉公紀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

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遂率殿中宿衛官童數百鼓譟而出中護軍賈充逆戰南闕下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當如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為今日濟抽戈刺帝刃出於背昭聞之大驚自投於地入殿中召羣臣會議尚書左僕射陳泰曰獨有斬賈充可以少謝天下耳昭久之曰更思其次曰泰言惟有進此不知其次昭乃不復言以太后令追廢帝為庶人昭言成濟大逆不道夷三族

然則趙穿弑君而盾為首惡春秋之大義明矣微夫子推見至隱垂法後世亂臣賊子皆以詭計獲免而至愚無知如史太鄧扈樂音洛之徒皆蒙歸獄而受戮焉鄧扈樂事見公羊傳閔公元年唐書昭宗紀上至洛陽朱全忠以帝有英氣恐變生於中乃遣李振與蔣玄暉及朱友恭氏叔

琮等圖之玄暉選牙官史太等百人夜叩宮門殺宮人裴貞一帝在椒殿遽起繞柱走太追弑之昭儀李漸榮以身蔽帝太亦殺之玄暉矯詔稱貞一漸榮弑逆全忠聞之陽驚哭自投於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至東都慟哭殺朱友恭氏叔琮汪氏曰趙盾之專晉猶司馬昭朱全忠之專政於魏唐也靈公之欲殺盾猶高貴鄉公之欲殺司馬昭唐昭宗之謀朱全忠也趙穿弑靈公猶成濟史太之弑高貴鄉公與昭宗也盾未出山而復猶昭全忠之陽驚自投於地也魏唐舊史及通鑑皆書成濟史太弑帝而郤子經世書及朱子綱目則筆之曰魏司馬昭弑其主髦朱全忠弑帝蓋取法春秋誅趙盾之義也司馬昭族誅成濟朱全忠盡殺友恭叔琮等尚不免君子直筆之討況盾使穿逆成公于周以固新君之寵則元惡之誅不於盾而誰任乎

君臣父子不相率以至於禽獸也幾希

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茅堂胡氏曰夷臯雖無道未為獨夫君臣之分猶在也知此則明文王事紂之道又曰異姓之卿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趙盾亡而不反可也反而討賊亦可也盾能討穿司馬昭能討賈充則可免弒君之罪矣故曰春秋誅意二人之不討罪意在於弒君也家氏曰晉襄託其孤於趙盾曰此子有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惟子之怨其屬於盾者為何如盾乃與諸大夫謀外求君及畏逼不得已而後立靈公則靈公之立非盾意也竊疑盾所以謀其君者非一朝夕之故矣齊商宋鮑弒君篡國晉為盟主所當治也盾合諸侯將有討於齊宋已而受賂不惟不討又為之定篡竊之位無君之心久已萌矣堂上之甲方與桃園之攻隨至靈公困在趙氏罝網之內欲無及得乎○趙氏曰左氏云仲尼曰惜也越竟乃免按董狐云亡不越竟言行未遠而君被弒反又不討

賊狀涉同謀爾非謂越竟即無罪也作傳者不達此意遂傳會為此言若然者姦臣令人弑君身越竟而還即為無罪乎朱子曰左氏見識甚卑云孔子曰惜哉越竟乃免如此則專是回避占便宜者得計聖人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豈反為之解免耶

附錄左傳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其庶子為公行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趙盾請以括為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冬趙盾為旄車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為公族大夫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乙卯定王元年 三年 晉成公黑臀元年齊惠三衛成二十九蔡文六鄭穆二十二卒曹文十二陳靈八杞

桓三十一宋文五
秦共三楚莊八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公羊傳其言之何緩也曷為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三月於稷者唯具是視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内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穀梁傳之口緩辭也傷自牛作也改卜牛牛死乃不郊事之變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乃不郊為牛之口傷改卜牛而牛又死也家氏曰此魯宣除喪始郊而天示之譴也一書十有六言辭煩而不厭著其變異異乎常郊之卜不吉者矣宣公篡弒逆理亂常持是饗帝故天譴之也不然郊矣禮為天王服斬衰周人告喪

于魯史策已書而未葬也祀帝于郊夫豈其時而或謂不以王事廢天事禮乎張氏曰此因事之變以明魯郊之非禮蓋僭禮之中復有忘哀從吉之罪三年之喪乃臣子斬衰奔赴之時豈可僭天子越紼行事之禮春秋所以特書之春秋已來喪紀寖廢有不奔王喪而遠適他國王氏曰桓公不奔桓王喪而會于齊之艾文公成公不奔頃王定王之喪而同盟于鄭之新城蟲牢襄公不奔靈王之喪而如楚且送楚子昭之葬于西門之外有不脩弔禮而自相聘問汪氏曰簡王之喪襄公不弔而邾子來朝衛剽晉荀瑩來聘固將以是為可舉而不廢也卒至漢文以日易月前漢書文帝紀遺詔曰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

可甚哀當今之世咸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朕幸以天年得供養于高廟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嫁娶祠祀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纎七日釋服服虔云皆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纎細布也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領縁纎者禫也凡三十六日為釋服此以日易月也顔師古曰紅與功同此文帝自率己意創而為之非有取于周禮何為以日易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禮又無七月也應氏既失之于前而近代因循謬説未之思也荀悦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由來者尚矣今而廢之以虧大化非禮也

後世不能復其所由來漸矣春秋備書其義自見

高氏曰魯僭郊禮久矣隱桓莊閔不書者聖人不敢無故斥言君父之過故因變異而書也汪氏曰天王崩三月天

下服王崩至是已三月海內諸侯皆當斬衰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魯為同姓之宗國而不服其服則無王也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不敢入國門苟釋凶服而從事於大禮是慢天也且天子常禘郊社簠簋既陳諸侯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皆廢其禮況可聞喪而猶治祭事乎王制所紀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亦以已卜時日而忽有喪則大臣越紼而攝祭耳春秋書郊牛災而改卜者四此年改卜之牛又死成七年鼷鼠又傷改卜之牛故皆廢郊定十五年哀元年鼷鼠傷郊牛改卜牛而不復變異皆行郊禮故知不郊者非悔非禮而不郊實以郊牛之豸有災傷不得已而不郊特書乃不郊猶言乃還乃復乃克葬乃者繼事之辭所以著不郊之由係於郊牛之變異也經書不郊者四成十年襄十一年皆以卜不吉而廢郊則魯君之誠意不足以格天此年成七年牛災廢郊而皆猶三望則天示譴告之意

而不知止也

猶三望

左傳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三望者公羊曰祭泰山河海夫天子有天下凡宇宙之内名山大川皆其所主也故得祭天而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有一國則境外之山川他人所主者而可以望乎季氏旅於泰山冉求不能救而夫子責之者為去聲泰山魯侯所主也大夫何與音預焉季氏不得

旅泰山則河海非魯之封内其不得祭亦明矣朱子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國之山川只縁是他屬我故我祭得他若不屬我則氣便不與之相感如何祭得他臨川吴氏曰天子郊祀上帝之必望祭山川望祭在郊祀之

猶者可已不當為之詞

後因郊而望也魯諸侯也以成王之賜許用王禮四望闕其一殺於天子然郊禮既廢則望禮可以不舉魯既不郊而猶三望故書以譏其非禮汪氏曰襄七年三卜不吉而免牲十一年成十年四卜五卜不吉而不郊雖曰不郊非其本意然因是而止猶庶幾焉僖公末三免牲猶三望此年成七年不郊猶三望可已不已不當為而為其過益甚矣

葬匡王

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畧也高氏曰前期而葬者簡也且著王室之微罪諸侯之不正也家氏曰桓王七年而後葬譏緩也匡王四月而亟葬譏速也微者往會魯侯不臣其情慢也或曰宣王親之者也而常事不書非矣崩葬始終之大變豈以是為常事而不書也永嘉呂氏曰經書王崩而葬者四葬桓王葬匡王則不書其人葬襄王則叔孫得臣也葬景王則叔鞅也或謂桓王匡王之葬皆公親往然以他文考之葬諸侯而使卿者則備而書之其他不書其人者皆為公親往可乎

附録左傳晉侯伐鄭及郔鄭及晉平士會入盟

# 楚子伐陸渾之戎

左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杜氏曰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僖二十二年秦晉遷之于伊川遂從戎號

洛邑天地之中為畿輔之重地而陸渾在王都之側

實逼處此亦京師之憂也楚又至洛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故特書于策以謹内外之辨禁肆逆之階陳氏曰楚伐陸渾窺周室也

夏楚人侵鄭

左傳鄭即晉故也

按左氏晉侯伐鄭鄭及晉平而經不書者仲尼削之也汪氏曰後此七年鄭及晉平八年陳及晉平經皆不書惟十五年宋及楚平則書之不與中國之服於夷狄也鄭本以晉靈不君取賂釋賊為不足與似也而

往從楚非矣今晉成公初立背僭竊僞邦而歸諸夏則是反之正也春秋大改過許遷善書楚人侵鄭者與鄭伯之能反正也故獨著楚人侵掠諸夏之罪爾鄭既見侵於楚則及晉平可知矣家氏曰晉靈惟貨是徇是以失鄭成公繼世雖未有大過人而鄭遽棄異即同盍貴華賤夷人心義理之同然非威驅勢迫所能得也不然趙盾合諸侯之師以伐鄭畧無成功今息兵踰年鄭何為而自至乎春秋繼伐陸渾而書楚人侵鄭惡楚莊圖伯之急也

秋赤狄侵齊

赤狄始見經張氏曰赤狄狄之一族謂之赤狄白狄俗尚赤衣白衣也地譜洛州春秋赤狄之地襄陵許氏曰楚侵其南狄侵其北此中國棟橈之時也

宋師圍曹

左傳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按左氏宋文公即位盡逐武穆之族二族以曹師伐宋然不書于經者二族以見逐而舉兵非討罪也及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而經書之者端本清源之意

也武穆二族與曹之師奚為至於宋哉不能反躬自治恃衆強以報之兵革何時而息也宋雖有不赦之罪莫之治也故書法如此高氏曰武氏之亂非曹人所致也宋不能安睦九族而興兵以圍人之國不亦左乎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左傳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為伯鯈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嬀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誘子華而殺之南里使盜殺子臧于陳宋之間又

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酖之及葉而死又娶于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姞甥也天或啟之必將為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寵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宮而立之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

葬鄭穆公 穆公作繆

臨川吳氏曰葬速禮不備也

丙辰定王二年 **四年** 晉成二齊惠四衛成三十蔡文七鄭靈公夷元年弒曹文十三陳靈四杞桓三十二宋文六秦共四卒楚莊九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左傳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公羊傳此平莒也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穀梁傳及者內為志焉爾平者成也不肯者可以肯也伐猶可取向甚矣莒人辭不受治也伐莒義兵也取向非也乘義而為利也杜氏曰向莒邑張氏曰郯已姓國秦有郯郡漢屬東海郡故城

心不偏黨之謂平汪氏曰偏則不中黨則不公無一毫私欲而後可以稱物平施也以此心平物者物必順以此心平怨者怨必釋惟小人不能宅心之若是也雖以勢力強之而有不獲成者矣夫以齊魯大國平郯莒小邦宜其降心聽命不

待文告之及也然而莒人不肯則以宣公心有所私係失平怨之本耳故書取以著其罪高氏曰莒郯相怨而郯乃魯婚姻之國公欲為郯平莒而挾齊以為重公之義不足以服莒之心莒所以不肯也肯者心以為然而從之也曰莒人見其不肯者非特其君也不知自反而取邑於人亦已甚矣公既無以得莒後書郯伯姬來歸則郯亦不能固其好也張氏曰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聖人所以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者此心之公正自足以感之也以宣公而平二小國若出於公不必假齊一言而彼已服今挾齊為重而莒尚不肯伐莒而齊不復與取向以自益春秋深以著此心之不公而終之以為利也廬陵李氏曰宣公平莒郯而伐莒取向正與桓公平宋鄭而伐宋戰宋相類葢二公皆不義失平怨之本也及所欲也

汪氏曰及有二義及齊公之志也及鄭以大及小也平者成也取者盗也不肯者心弗允從莫能强之者也以利心圖成雖强大不能行之於弱小春秋書此戒後世之不知治其本者故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已斯可矣劉氏曰兩怨相仇能辨其曲直使人信之者唯已有道也小邾射以邑歸魯魯使大夫盟之辭曰使子路納我無所用盟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子路可謂能以言信矣推子路之心居鄭莒之間豈有不聽者哉使子路動而違義言而廢信不可以決鄉黨之平况千乘之國乎家氏曰事有大而書之畧事有小而書之詳此書公及齊侯平莒及鄭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辭繁而不厭示後人以持平救偏正義辨利之要夫莒鄭所以爭為不

平故耳齊魯求其平平高者抑之下者舉之以我之平而平彼之不平庶乎其可也而魯之於莒積不相下徒挾齊人之威力而要莒以必從其不肯也宜哉宣公遽以兵加莒而取其一邑以已之不平求人之平況又因以為利無道甚矣以濟西賂齊而責償於莒春秋首書公及而終之以取向深責之也汪氏曰凡書侵伐多不言其所事惟晉陽處父伐楚先言伐而後言以救江宣公伐莒先言平莒不肯而後言伐皆指言其事然救江雖非其道而其名則善平莒之名雖善以不肯而至於伐取則又甚焉屬辭比事春秋之權衡見矣○啖氏曰公羊云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聖人設教豈為魯欲取向而妄加莒事乎趙氏曰穀梁云弗肯者可以肯也按書不肯者明莒非以他事見伐且譏公又曰伐莒義兵也按非王命又非侯伯安得

稱義乎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左傳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為乃舍之皆為大夫程氏曰有欲亂之人而無與亂者則雖有強力弗能為也今有刼

人以殺人者則先治刼者而殺者次之將以垂訓於後世則先殺者而後刼者春秋書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是也

首謀弑逆者公子宋也懼譖而從之者歸生也而以歸生為首惡何也夫亂臣賊子欲動其惡而不從者未有能全其身而不死也故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其從之者歟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是以死節許二子矣南軒張氏曰弑君父不從何必由求而能之曾不知順從之臣始也惟利害之徇履霜堅氷之不戒馴致蹉跌以至從人弑逆者多矣

歸生懼譖而從公子宋特無求

路不可奪之死節耳書為首惡不亦過乎曰歸生與宋並為大夫乃貴戚之卿同執國政可以不從一也嘗統大師與宋戰獲其元帥已得兵權可以不從二也聞宋逆謀登時而覺先事誅之猶反手耳夫據殺生之柄仗大義以制人使人聽已猶犬羊之伏於虎也何畏於人懼其見殺而從之也哉計不出此顧以畜老憚殺比方君父歸生之心悖矣故春秋捨公子宋而以弑君之罪歸之為後世鑒若司馬亮沈慶之

等苟知此義則能討罪人不至於失身爲賊所制矣

晉書惠帝紀賈后專恣殺太傅楊駿廢太后楊氏徵汝南王亮爲太宰亮欲悅衆論誅楊駿功侯者千八十一人亮權勢日盛賈后欲奪其權使楚王瑋夜圍亮府殺之南史沈慶之權慶之既發顔師伯柳元景之謀遂昵子業蔡興宗勸慶之弑子業不從及子業誅何邁量慶之必入諫閉諸橋絶之慶之果往不得進而還乃使沈攸之賜藥酒殺之陸氏曰子公弑君之賊也其惡易知子家縱其爲逆罪莫大焉書之以爲首惡所以教天下之爲人臣者也春秋之作聖人本以明微蓋謂此也與書趙盾之弑義同高氏曰春秋之作常施於可疑而不施於所不疑宋之罪無疑也歸生或疑於可免故以治歸生則宋罪自見非重歸生而輕宋也陳氏曰歸生爲正卿而宋有無君之心非歸生孰禁之於歸生乎謀先然而弗禁則賊由

歸生而已矣故歸生之弒公子宋啟之不以罪宋而罪歸生張氏曰歸生位為上卿久執大權國事由已乃不能鎮服姦邪遏絕萌蘖又脅於邪謀撓而從之位尊責重故春秋定為戎首以戒大臣不能持正而阿附惡人者所以示國討之法而明事君之義也永嘉呂氏曰宋欲弒而不敢發先以語歸生則歸生必有以制其可否之勢勢在歸生而輕以徇人其為首惡宜矣○臨川吳氏曰左傳所載事蹟猥陋疑不可信益歸生貴戚之卿秉國重權嗣君新立必有所不獲於君者因宋之有邪謀陽為畜老憚殺之言陰實假手於宋以除其君此亂臣之首而宋特其從也汪氏曰十年傳載鄭人討幽公之亂斲歸生之棺而逐其族則鄭人當時已以歸生為首罪矣

高氏曰以齊之强而連年為狄所侵則惠公之無政可知矣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君行告至常事不書宣公比年如齊而皆致者危之也汪氏曰比年明年九月十年四朝齊十年又弔齊惠公之喪皆書至張氏曰危之者與桓二年公至自唐同意夫以篡弑謀於齊而取國以土地賂齊而請會汪氏曰謂遂得臣如齊齊取濟西田會平州也以卑屈事齊而求安高氏曰公始即位公子遂季孫行父一歲而三聘齊至是亟朝於齊謹事大國以自固也上不知有天王下不知有方伯惟利交是奉而可保乎高固之事亦

殆矣故比年如齊而皆致以戒後世之欲利有攸往者惟義之與比為可安耳汪氏曰宣公以簒得國上不畏司馬九伐之誅下不畏鄰國大夫沐浴之請固以始謀於齊繼薦賄焉而惠公援之甚力為足恃也而不知彼能制吾死生之命安危榮辱係於齊君大夫嚬笑之頃明年高固使齊侯止公宣公得不甚懼矣乎盟會之書至始於桓公之盟唐朝大國而屢書至始於宣公之於齊春秋蓋危桓宣之不得反而又嘆其不見討也

附録 左傳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鬬般為令尹子越為司馬蔿賈為

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為令尹已為司馬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於轑陽而殺之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為質焉弗受師于漳澨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皐滸伯棼射王汰輈及鼓跗著於丁寧又射汰輈以貫笠轂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於䢵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為令尹子文其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冬楚子伐鄭

左傳鄭未服也杜氏曰前年楚侵鄭不獲成故曰未服高氏曰中國諸侯不問鄭國弒君之罪而楚人興兵以討之所以病中國也張氏曰楚自去年至十年侵伐鄭者凡四至十一年盟鄭辰陵而鄭又徼事晉於是明年圍鄭入之遂敗晉于邲而後鄭服楚晉之不振有自來矣王氏曰三年楚侵鄭稱人此年伐鄭復稱爵何也三年所伐者穆公也此年所伐者襄公也穆公捨楚歸晉則討之為無名襄公為弒君者所立不討賊盟主不能問而楚莊伐之是中國之君不若荒裔之知類矣故曰進荆楚所以傷中國也廬陵李氏曰此書子者胡氏所謂歸生弒君諸侯未有致討者而楚人至焉故與之也晉成公即位之後楚兵再至鄭矣

丁巳定王三年

五年　晉成三齊惠五衛成三十一蔡文八鄭襄公堅元年曹文十四陳靈十杞桓三十三

宋文七秦桓公
榮元年楚莊十

春公如齊

左傳公如齊高固使
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夏公至自齊

左傳書過也杜氏曰往朝見止壓尊毀列辱其先君而
於廟行飲至之禮故書以示過汪氏曰宣公五如齊唯
此年踰時始返經雖諱止公之跡而比事觀之其實亦
不可揜矣然則宣公之朝齊皆有危殆之憂而此行尤
甚也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左無子字

左傳齊高固來逆女自為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穀梁傳諸侯之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杜氏曰適諸侯稱女適大夫稱字所以別尊卑也不書女歸降於諸侯

按左氏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書夏公至自齊秋齊高固來逆子叔姬罪宣公也其曰來者以公自為之主范氏曰來者謂高固固齊之大夫而與君接婚姻之禮與稱子者或謂別於先公之女也趙氏曰時君之女故加子字以別姑姊妹汪氏曰春秋書子叔姬者三餘不書子恐非皆姑姊妹諸侯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者為體敵也范氏曰婚禮主人設几筵于廟以待迎者諸侯大夫尊卑不敵故使大夫

為之主而公自為之主壓尊毀列卑朝廷慢宗廟矣夫以鄭國褊小楚公子圍之貴驕強大來娶于鄭子產辭而卻之使館于外欲野賜之幾不得撫有其室事見左傳昭公元年而宣公以魯國周公之後逼於高固請婚其女強委禽焉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為守身之幹是以得此辱也春秋詳書為後世鑒欲人之必謹於禮以定其位不然卑巽妄說不近於禮奚足遠恥辱哉

高氏曰高固之娶叔姬之嫁齊許之來魯與之婚皆非禮也家氏曰閭巷之人為強有力者脅之而昏且

猶不受况于堂堂之侯國乎脅而求昏已爲不可而又以大夫伉禮於國君所以陵暴魯國者甚矣宣公用齊之力簒弒得國固不以是爲辱魯之宗社重爲之辱矣嗚呼以千乘之國涕出而女於吴且猶羞之而况於女鄰國之大夫者乎春秋書之責魯也責齊也正髙固陵犯之罪也臨川吴氏曰宣公負簒國之罪倚齊以安數朝數聘卑身事齊猶以爲未甚至齊之臣强娶其女甘心與之而不敢違自爲之主如敵體然葢身爲不義故忍恥忍辱而屈於人下如此曹子臧吴季札强與之國義不肯受不降其志而常伸於人上者果何人哉劉氏曰穀梁云不正其接内故不與夫婦之稱非也不曰逆女别於逆君夫人者也

叔孫得臣卒

王氏曰莊叔也子僑如嗣是爲宣伯

内大夫卒無有不日者以春秋魯史也其或不日則見音現恩數之畧爾仲遂如齊謀弑子赤叔孫得臣與之偕行在宣公固有援立之私其恩數豈畧而不書日是聖人削之也君臣父子妃妾適庶人道之大倫也方仲遂以殺適立庶往謀於齊而與得臣並使也若懵然不知其謀或知之而不能救則將焉用彼相矣春秋治子赤之事專在仲遂以其内交宮禁外結强鄰大惡無所分也而叔孫得臣有同使于齊之罪

故特不書日以貶之若曰大夫而不能為有無者不足加以恩數云爾何氏曰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弑君為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

冬齊髙固及子叔姬來

左傳冬來反馬也公羊傳何言乎髙固之來言叔姬之來而不言髙固之來則不可子公羊子曰其諸為其雙雙而俱至者與穀梁傳及者及吾子叔姬也為使來者不使得歸之意也

左氏曰反馬也禮嫁女留其送馬不敢自安及廟見成婦遣使反馬孔氏曰天子諸侯嫁女留其乗車髙固反馬則大夫亦留其車留車妻之道也反馬揖之義也婦至質明見于舅姑若舅姑既没則婦入三月乃祭因以三月為反馬之節舅姑存

者亦當以三月反馬也法當遣使不合親行故經傳具見其事以示譏則高固親來非禮也又禮女子有行遠父母者歲一歸寧今見逆逾時未易歲也而叔姬亟來亦非禮也故書及書來以著齊罪也大夫適他國必有君命與公事否則禮法之所禁而可犯乎啖氏曰大夫非公事與妻出竟非禮也薛氏曰舍公事而從婦歸寧且非度高固之無忌憚也惠公許其臣越禮恣行而莫遏高固委其君踰境自如而不忌則人欲已肆矣凡婚姻常事不書高氏曰歸寧常事不書反馬亦常事不書而書此者則以為非常為

後世戒也高氏曰子叔姬不冠夫氏者承上高固及之也家氏曰反馬不躬至歸寧無並行高固列國之卿而挾婦俱來前日以臣抗君猶以為未足更挾婦以要魯宣館甥之禮宣固無所嫌而魯之宗廟朝廷實重為之辱矣○陸氏曰按經文直書其事以見非禮耳公羊何用曲為義乎

楚人伐鄭

左傳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高氏曰去冬之伐稱楚子所以譏鄭也今稱人又罪其數犯中國也家氏曰經書楚伐而不書晉救者歸生弒君晉當出師討賊今既更歲因楚師之來而以兵救鄭是當討而不當救也晉人苟能為鄭討賊即所以存鄭楚師將不禦而自去何勞救乎張氏曰屢失機會大義不立營營救鄭以致楚人盃陵諸侯攜貳茲晉之所以失道歟廬陵李氏曰此書人者即胡氏所謂興師動衆賊則不

討惟服鄭之為事故傳稱子經書人貶之也楚兵三至鄭矣

戊午定王四年六年晉成四齊惠六衛成三十二蔡文九鄭襄二曹文十五陳靈十一杞桓三十四宋文八秦桓二楚莊十一

#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左傳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公羊傳趙盾弒君此其復見何親弒君者趙穿也親弒君者趙穿則曷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何以謂之不討賊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弒其君夷獋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弒君誰謂吾弒君者乎史曰爾為仁為義人弒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弒君如何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為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避丸是樂而已矣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畚自閨

而出者趙盾曰彼何也夫畚曷為出乎閨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擊而殺之支解將使我棄之趙盾曰嘻趨而入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趨而出靈公心怍焉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闚其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衆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于宮中名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提彌明者國之力士也仡然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劍葢利劍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趙盾起將進劍提彌明自下

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於君所趙盾知之躇階而走靈公有周狗謂之獒呼獒而屬之獒亦躇階而從之提彌明逆而踆之絕其頷趙盾顧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子曰子某時所食活我于翳桑下者也趙盾曰子名為誰曰吾君孰為介子之乘矣何問吾名趙盾驅而出衆無留之者趙穿緣民衆不說起弒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而立成公黑臀穀梁傳此帥師也其不言帥師何也不正其敗前事故不與帥師也

按傳去聲稱陳及楚平荀林父伐陳經皆不書者以下書晉衛加兵于陳即陳及楚平可知矣以趙盾孫免書侵即林父無辭可稱亦可知矣愛人不親反其仁

治人不治反其智晉嘗命上將帥師救陳又再與之連兵伐鄭今而即楚無乃於已有闕盍亦自反可也不内省德遽以兵加之則非義矣故林父不書伐而盾免書侵以正晉人所以主盟非其道也高氏曰趙盾前會衛侯救陳今更與衛孫免加兵于其國故書侵以正主盟者之罪雖以陳背晉即楚亦以晉救之無功故也家氏曰陳之叛晉即楚以鄭故耳鄭穆暮年棄楚弗事而託身於中國亦望晉人有以大拯其危急曾未期年鄭有歸生之亂晉坐視莫之顧陳叛而與楚良以是耳晉成孱君政在趙氏豈能為鄭討賊然陳鄭每相視以為向背鄭賊之不討無以服陳人之心陳雖受伐而終不為晉屈也陳氏曰趙盾之罪嘗著於

春秋其再見曷為無貶自宋萬而下無討賊者則凡人而已矣○劉氏曰公羊曰趙盾弑君何以復見弑君者趙穿也非也弑君復見者寧止盾乎穀梁云不言帥師不正其敗前事亦非也將尊師少爾廬陵李氏曰公羊於此條下方序趙盾事與左氏大畧同但稱史曰爾為仁為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弑君何又曰趙穿緣民衆不說起弑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其說稍詳

夏四月

附録左傳夏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齊○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

秋八月螽

程子曰螽蝗也

傳謂螽爲穀災虐取於民之効也劉歆曰貪虐取民則螽　先是公伐莒取向後再如齊伐萊軍旅數起賦斂旣繁戾氣應之矣何氏曰公伐莒取向公比如齊頻擾之所致　夫善惡之感萌于心而災祥之應見於事宣公不知舍惡遷善以補前行之愆而用兵不息災異數見年穀不豐國用空乏卒至於改助法而稅民葢自此始矣經於螽螟一物之變必書于策示後世天人感應之理不可誣當愼

其所感也高氏曰秋八月者唯八月有之非歷時也蝝為農災王道所重今以月書則為災不久異於以時書者矣王氏曰春秋書蝝災者十有六而宣公之世有四焉蓋身為不義而貪暴於民是以致大災之亟數也

冬十月

附録左傳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楚人伐鄭取成而還○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弗過之矣間一歲鄭人殺之

春秋大全卷十九

# 春秋大全卷二十

明　胡廣等　撰

## 宣公中

己未五年　定王七年　晉成五　齊惠七　衛成三十三　蔡文十　鄭襄三　曹文十六　陳靈十二　杞桓三十五　宋文九　秦桓三　楚莊十二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左傳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　穀梁傳來盟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不

日前定之

盟不日

來盟為前定者嘗有約言矣未足効信而釋疑又相歃血固結之爾是盟衛欲為晉致魯而魯專事齊初未與晉通也必有疑焉而衛侯任其無咎故遣良夫來為此盟而公卒見辱盟非春秋之所貴義自見矣

汪氏曰他國大夫來盟皆公與之盟但言來而與公敵禮可知外大夫之伉尊魯君之失列不待貶而自著矣惟屈完來盟于師下書盟于召陵則見完之服義而不敢伉也宜公倚齊簒國晉為盟主缺于修好故與衛結盟而不能逭伯者之討蓋於已有慊而欲藉小信以免辱其足恃乎然魯衛兄弟之國解紛救

忠迭相為援衛成之執僖公為之納賂於王與晉侯而得免黑壤之止疑亦衛成言於晉而以賂得釋耳

夏公會齊侯伐萊

左傳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高氏曰公方與衛盟將復從晉而又應齊侯之命興兵以陵弱小之國此取辱之道也

秋公至自伐萊大旱

及者內為志會者外為主平莒及郯公所欲也故書及繼以取向即所欲者可知矣伐萊齊志也故書會繼以伐致即師行之危亦可知矣汪氏曰春秋以來桓致伐鄭莊致伐

衛伐戎黨纂攘夷皆非常也僖致伐楚伐鄭圍許則桓文之大征伐也他侵伐皆不致伐齊取穀以蠻荊而治中國僅致焉耳本為伐萊萊微國也特書致者竭志從人而不思力之不足聲罪伐人而不察已之有瑕兵出踰時煩民毒衆為宣公危之也前此伐莒後此伐杞皆不致聖人蓋有深意矣

公與齊侯俱不務德合黨連兵恃强陵弱汪氏曰萊東夷小國初無名兵之釁公與齊侯伐之不過陵弱暴寡而已是以為此舉也軍旅之後必有凶年前漢書淮南王傳安上書曰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為之生也言民以征役怨咨之氣感動天變而旱乾作矣其以大旱書者或不雩或雖雩而不雨也杜氏曰書旱不

書雩雩無功或不雩不雩則無恤民憂國之心雩而不雨格天之精意闕矣汪氏曰旱之為言悍也上之人持亢陽之節暴虐於下則旱災應之宣公連歲事齊煩於朝聘兵戎之事故先乎伐莱而螽為災後乎伐莱而旱為虐猶不知警而重取於民盍不至於稅畝不已也

附録左傳赤狄侵晋取向陰之禾

冬公會晋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黒壤

左傳鄭及晋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黒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晋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晋人止公于會盟于黄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黒壤之盟不書諱之也杜氏曰黒壤晋地一名

黄文

會而不得見不以不得見為諱汪氏曰成十六年會沙隨晉聽叔孫僑如之譖不見公盟而不與盟不以不與盟為諱汪氏曰昭十三年同盟于平丘晉聽邾莒之訴公不得與盟則曲不在公而主會盟者之罪耳與於會不與於盟而公有歉焉非主會盟者之過也則書會不書盟若黑壤是也杜氏曰慢盟主以取執止之辱故諱之晉侯之立公既不朝又不使大夫聘而每歲適齊是宣公行有不慊於心而非晉人之咎矣凡不直者臣為

君隱子為父隱於以養臣子愛敬之心而不事盟主又以賂免則不直在已矣汪氏曰文公以不朝晉而見討處父之盟書其事而不書公以諸侯之立當朝王而不當朝晉也其罪未可深責也宣公亦以朝晉而見討黑壤之盟書公而不書其事以連歲朝齊則亦當朝晉其罪實不可逭也是文公之辱其責在晉而宣公之辱宜自責也雖然忽盟主而不事缺於朝聘之禮特小過耳宣公篡立得罪於君父是大惡也晉人略大惡而問小過益當時霸者逞其私欲惟利之求故罪其慢已以取賂而已矣使晉成之討如晉厲之執曹成而歸諸京師則殘正之刑復何逃焉春秋為尊者諱冬會而春書至考其故而義自見矣廬陵李氏曰自文公以來晉以不朝討魯者再見矣文公二年辱以處父之盟今年不與黄父之盟晉固可責也而文宣之不能謹於

禮以至衰敗亦有由矣就二公論文公止辱以處父之伉而黄父之會止諱盟不書也宣公五年止于齊七年止于晉何以為國哉家氏曰晉自新城以來君修而臣專政亂于内威褻於外霸權盡削諸侯離散楚行師中原而不敢問齊崛强東夏而無所忌成公新立合四國之君以為此會鄭舍楚而從晉再會于扈諸侯皆序庶幾中國之猶有伯也陳氏曰晉靈公之會同皆不序自黒壤而下復序諸侯何也垂隴之役初以大夫會盟自以大夫會盟而後不序諸侯不序諸侯猶責伯者也終靈公之篇則諸侯無貶矣以其不勝貶序之可也自隱而下君恒稱君貶人之故諸侯多貶詞焉自文而下大夫恒稱大夫貶人之故大夫多貶詞焉諸侯不勝貶則政在大夫矣大夫不勝貶則陪臣執國命矣

庚申　定王六年　**八年**　晉成六　齊惠八　衛成三十四　蔡文十一　鄭襄四　曹文十七　陳靈十三　杞桓三十六　宋

文十秦桓四
楚莊十三

春公至自會

臨川吳氏曰宣公簒立自疑而不敢會晉衛欲為晉致魯故去春使孫良夫來盟而後去冬公與黒壤之會縱使無左氏所記止公不得與盟之辱亦必懷疑而自見故此書至而自是不敢如晉矣汪氏曰前此會平州不至納賂於齊則無危殆之患此特書至以公見止於晉踰年始返也盟會常事不至桓文之盟會見不至也牡丘于淮則桓公之衰新成則晉伯在大夫他未有書至者也宣公致黒壤與斷道前則見討於晉後則與晉謀討齊皆危殆之事也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

公羊傳其言至黄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返穀梁傳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復者事畢也不專公命也杜氏曰黄齊地

至黄乃復壅君命也 高氏曰不稱有疾者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命豈可以疾而廢君命耶張氏曰罪其違君命也與公孫敖不至而復同

有疾亦不復可乎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返未致事而死以尸將事 何氏曰聞喪者聞父母之喪徐行者不忍疾行又為君當使人追代之以喪褕疾者喪尚不當返況於疾乎不言有疾者有疾猶不得反也儀禮聘禮篇若有私喪則哭於館衰而居不饗食歸使衆介先衰而從之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

楚伐吳陳侯使公孫貞子

往弔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人辭焉上介芋尹蓋曰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絕世于良廢日共積（音漬）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無乃不可乎吳人不敢辭君子以為知禮（事見左傳哀公十五年）

乃者無其上之詞（汪氏曰乃者繼事之辭而有專意士匄之乃還專而合於義者也仲遂之乃復專而不合于義者也）

其曰復事未畢也（汪氏曰敖言不至則實未嘗如京師遂言至黃而下書卒則知有疾而返是敖之罪視遂尤重也○陸氏曰穀梁云還者事未畢復者事

畢文正倒也當為還者事畢復者事未畢師還公還自晉歸父還自晉士匄聞齊侯卒乃還皆不復更往故曰還事畢也公如晉至河乃復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仲遂至黄乃復皆事未畢而復也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公羊傳仲遂者何公子遂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為弑子赤貶然則曷為不於其弑焉貶於文則無罪于子則無年穀梁傳為若反命而後卒也此公子也其曰仲何也疏之也何為疏之也是不卒者也不疏則無用見其不卒也則其卒之何也以譏乎宣也其譏乎宣何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杜氏曰有事祭也仲遂卒與祭同日略書有事為繹張本垂齊地非魯境故書地不言公子闕無與事省文從可知也陳氏曰大夫卒竟內不地地竟外也

有事言時祭汪氏曰當時禘祭不書禘者失不在祭也臨川吳氏曰有事者時享之常禮也先儒謂此為時祫泰溪楊氏云四時禘祠蒸嘗祭羣廟禮煩乃於太祖之廟合高曾祖禰之主共祭之今按禮有一禘一祫之說或分享於五廟或合享於太廟合享則書有事於太廟分享則書四時祭名時享常事不書欲知仲遂以祭之日而卒故書此公子遂也曷為書字生而賜氏俾世其官也曷為書卒以事之變卒之也問仲遂卒何以不書公子茅堂胡氏曰仲遂本不當書卒以事之變而卒之故不復書公子其曰仲遂以見生而賜之氏也古者諸侯立家大夫卒而賜氏其後尊禮權臣寵遇貴戚而不由其道於是乎有生而賜氏其在魯則

季友仲遂是也襄仲殺惡及視援立宣公而宣公深德之故生而賜氏使世世大夫以答之也經於其卒書族以志變法之端為後世戒陳氏曰大夫卒恒稱名其兼字之何自是仲氏世為卿故識之也張氏曰仲遂得罪於文公以翬不書卒例之不當書卒因事之變卒之也書仲遂其字也蓋宣公德之於季友之於僖公同有輔立之恩故亦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也臨川吳氏曰仲者遂之字卒而以字加於名之上者賜之族而以其字為氏豫命其子孫世世為卿如季友之例也廬陵李氏曰仲遂稱仲正與季友稱季同友上書公子而遂不稱公子者杜氏陳氏謂蒙上文是也仲遂弒君正與公子翬同當不書卒此書卒者因事之變以明卿卒不繹之禮也有事只時祭以非祭之失故不書祭名正義

以為此禘祭者非也仲遂之子為公孫歸父歸父以宣十八年出奔魯人以歸父之弟仲嬰齊後之為仲氏見成十五年○劉氏曰穀梁云其曰仲踈之也非也即春秋欲踈之何不書遂卒若無駭與俠乎且欲踈弑君之臣不書其氏反書其字何也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左傳有事於太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公羊傳繹者何祭之明日也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存其心焉爾存其心焉爾者何知其不可而為之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穀梁傳猶者可以已之辭也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萬入去籥以其為之變譏之也

繹者祭之明日以賓尸也孫炎曰尋繹復祭也爾雅繹陳也是陳昨日之禮何

氏曰禮繹繼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天子以卿爲尸諸侯以大夫爲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爲尸尸屬昨日配先祖食不忍輒忘故因以復祭殷曰彤周曰繹朱子曰賓尸以賓客之禮燕爲尸者**猶者可已之詞**朱子曰猶繹是不必繹而猶繹也**萬舞也以其無聲也故入而遂用籥管也**何氏曰籥所吹以節舞也吹籥而舞文樂之長詩左手執籥注文舞也籥如笛而六孔**以其有聲也故去而不作**呂氏曰萬舞文武二舞之總名籥武文舞之別名文舞又謂之羽舞蓋文舞吹籥秉翟羽也萬入去籥者文武二舞俱入於二舞中去羽舞吹籥者**是謂故知不可存其邪心而不能格也**何氏曰明其心猶存於樂知其不可故夫其有聲者而爲之張氏曰喜怒哀樂發而中節

謂之和仲遂殺嫡宣公以其私於已而愛之生賜之氏今出使擅返不正其罪其喜樂既不以正聞喪當哀又復心知其不可故行吉禮春秋謹書始末以見其心不正而施之宗廟朝廷者謬戾如此詳觀書法見聖人格心之道矣

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

汪氏曰檀弓衛太史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今按君在祭不當告故衛獻公越常禮以厚其臣然疏謂祭事雖了與尸為禮未畢耳

終事而聞則不繹

禮記檀弓仲遂卒猶繹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杜氏曰魯人知卿佐之喪不宜作樂而不知廢繹故納舞去籥沈氏曰按曾子問諸侯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後之喪廢則卿喪不廢正祭繹是又祭為卿故當廢之

不告者盡肅敬之誠於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於臣子今仲遂國卿也卒而

猶繹則失寵遇大臣之禮矣春秋雖隆君抑臣而體貌有加焉則廉陛益尊而臣節礪說文礪本作厲前漢書賈誼傳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君之寵臣雖有過刑戮之罪不加其身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注廉側隅也後世法家專欲隆君而不得其道至以犬馬國人相視大倫滅矣聖人書法如此存君臣之義也茅堂胡氏曰若專於尊君則視臣如犬馬臣亦視君如寇讎上下俱無恩禮則賢者退處所存者阿諛小人將有以天下奉一人之說矣春秋書仲遂猶繹謂君與卿佐為一體股肱或虧豈不隱痛仁宗以富弼母喪在殯罷春宴韓魏公薨神宗發哀過舉數皆得春秋

之法或問去樂卒事是否曰凡享祀宗廟當盡禮卿卒於外而去樂卒事是私家強公室弱也君臣上下纔過毫釐即失正以此看春秋於人倫上有無窮妙意石氏曰禮有輕重先後之不同以祭視繹則祭為重而繹為輕以繹視卿佐之喪則繹為輕而卿佐之喪為重有國者當圖其稱也孫氏曰仲遂雖卒猶當追正其罪宣公不能正遂之罪則當為之廢繹何者君臣之恩未絕也高郵孫氏曰仲遂弒君之賊苟以弒逆討之則罪無所逃矣宣公恃之得位既任之為大夫則當盡遇臣之禮卒而猶繹萬入去籥所謂知其不可而為之者也廬陵李氏曰猶為可已之辭三傳皆同此事與昭十五年叔弓卒略同彼以去樂卒事為得禮此以猶繹為失禮皆記事之變也又曰遂之生不當賜氏而賜氏遂之卒不當繹而猶繹或進或退一則謹世臣之始一則重大臣之終並行而不相悖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

敬嬴文公妾也何以稱夫人自成風聞季友之繇直救反事友而屬其子及僖公得國立以為夫人於是乎嫡妾亂矣春秋於風氏凡始卒四貶之則禘于太廟秦人歸禭榮叔含賵召伯會葬去其姓氏不稱夫人王再書而無天是也敬嬴又嬖私事襄仲而屬宣公不待致于太廟援例以立則從同同而無貶矣其意若曰以義起禮為可繼苟出於私情而非義後雖欲

正可若何啖氏曰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夫人禮故亦書薨以著其非家氏曰哀姜淫亂與慶父同弑二君齊桓討而殺之僖於是尊其母成風為夫人以配其父此僭也然非哀姜不終則僖亦未敢遽如此今敬嬴之事則異於是嬴以嬖妾私事襄仲弑子赤立宣公逐嫡母歸齊而巳僭夫人之位出姜無罪為賊臣㑥妾所逐不得與哀姜同例嬴與其子弑君逐母僭號夫人亦不得與成風偶使遇齊桓則敬嬴襄仲皆當比而誅戮王室不競中國無伯得以肆行無忌孰知天道禍盈至是八年仲使齊死于路後八日嬴隕於魯與哀姜慶父先後即誅其事相類但有天討人刑之異耳汪氏曰春秋既書夫人姜氏薨于夷又書夫人風氏薨則知哀姜為莊公夫人而成風乃妾也既書夫人姜氏歸于齊又書夫人嬴氏薨則知出姜為文公夫人而敬嬴乃妾也直書于策讀者比事以考之雖微傳而嫡妾之分明矣 趙氏

曰公穀並云熊氏文諡為頃據理頃為惡諡不應公毋加惡諡當從左氏為敬嬴

# 晉師白狄伐秦

白狄始見經左傳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杜氏曰白狄狄别族故西河郡有白狄氏

晉主夏盟糾合諸侯扶大義安諸夏乃其職矣秦人之怨起自侵崇其曲在晉責已可也既不知自反釋怨修睦以補前過已可咎矣乃復與師動衆會戎狄以伐之獨不惡傷其類乎直書于策貶自見矣高氏曰殺

之役書及姜戎此不言及者以傳考之白狄為主也經先晉者所以存晉也晉為伯國之主而甘以兵屬人晉之恥也家氏曰不書及偶晉于狄亦狄晉耳廬陵李氏曰晉絕秦書曰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晉與秦自侵崇起釁七年而未已晉昏狄而結以伐秦其罪大矣故自此至成十三年呂相絕秦皆連兵之事秦康共晉襄靈之後晉成秦桓之交兵又始於此

楚人滅舒蓼

左傳楚為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杜氏曰舒蓼二國名張氏曰地譜上義陽之蓼文五年已滅於楚此即如舒鳩舒庸葢羣舒別種非二國也

按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在周公所懲者其自相

攻滅中國何與焉然春秋書而不削者是時楚人疆舒蓼及滑汭盟吳越勢益强大將為中國憂而民有被髪左衽之患矣經世者以為懼有攘却之謀而不可忽則聖人之意也汪氏曰春秋未有二國連書者雖尚書甲氏及留吁舒蓼不言及實一國耳象山陸氏曰天地中和之氣為禮義之所在貴中國者非貴中國也貴禮義也雖更衰亂先王之典刑猶存流風遺俗未盡泯然也蠻荆盛强吞并小國將乘其氣力以憑陵諸夏是禮義將無所施矣此聖人之大憂也楚人滅弦滅黄滅江滅六滅庸至是又滅舒蓼聖人悉書不置其所以望中國者切矣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茅堂胡氏曰先是中華大國齊晉皆亂楚莊始强肆行侵伐觀兵周室鄭伯肉袒北敗晉師流血色水圍宋九月析骸易子此食既之應而五行志以為楚鄭分也象山陸氏曰春秋日食三十六而食之既者三日之食輿食之深淺皆歷象所能知是盖有數疑若不為變也然天人之際實相感通雖有其數亦有其道質之聖人未嘗不應天變以自治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所以修其身者素矣然洊震之時必因以恐懼修省此君子之所以無失德而盡事天之道也況日月之眚見於上乎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此宣王之所以中興也知天災有可銷去之理則無疑於天人之際而知所以自求多福矣日者陽也陽為君為父為夫為中國苟有食之斯為變矣食至於既變又大矣言日不言朔食不在朔

也日之食必在朔食不在朔歷差也

附録左傳晉胥克有蠱疾郤缺為政秋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左傳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

成風薨以夫人葬以小君將祔音附于廟而始有二夫人也則四貶之以正其事今敬嬴亦薨以夫人葬以小君使祔于廟無貶以正之從同同可也范氏曰宣公立妾母為夫人君以夫人禮卒葬也故主書者不得不以為夫人義與成風同而於宣公元年

即以所逆穆姜婦之何也曰婦有姑之辭見敬嬴遂
以子貴援例而亟立為夫人也僖公享國八年然後
致成風而敬嬴之亟也雖云援例魯君臣之責亦可
知矣無貶而書法若此者猶桓宣弑君而書即位爾
臨川吳氏曰僖宣襄昭四妾母羣臣皆逢君之意而
尊為夫人也象山陸氏曰襄仲殺太子惡敬嬴為之
也敬嬴非嫡而薨以夫人葬以小君魯君臣
之責深矣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盍為是也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左傳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避不懷也公羊傳
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為

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而緩辭也足乎日之辭也

敬嬴以其子宣公屬諸襄仲殺太子及其母弟雖假手於仲實敬嬴之謀也經書子赤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其文無貶而讀者有傷切之意焉則以秉彛不可滅也傳謂哭而過市市人皆哭敬嬴逆天理拂人心之狀慘矣其於終事雨不克葬著咎徵焉汪氏曰春秋内葬十有九年唯敬嬴定公二喪遇雨定公得國於逐君之賊敬嬴殺嫡立庶故於終事皆遭陰譴而謂

無天道乎此皆直書以見人心與天理之不可誣者也夫喪事即遠有進無退浴于中霤力救反飯于牖下小斂于户内大斂于阼階殯于客位遷于廟祖于庭堋于墓堋逋鄧反下棺也以弔賔則其退有節禮記坊記賔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檀弓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宫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居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以虞事則其祭有時不為雨止禮也禮記王制庶人縣封葬不為雨止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范氏曰禮先遷柩於廟其明昧爽而引既及葬日之晨則祖行遣奠之禮設矣故雖雨猶終事不敢停柩久次或曰卜葬先遠日所

以避不懷也孔氏曰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喪事則先卜下旬避不思念其親諸侯相朝與旅見天子入門而雨霑服失容則廢矧送終大事人情所不忍遽者反可冒雨不待成禮而葬乎潦車載蓑笠士喪禮也有國家者乃不能為雨備何也范氏曰士喪禮有潦車載蓑笠則人君之張設固宜兼備且公庭之於墓次其禮義固不同矣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焉朱子曰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為有財言得之而又為有財也而不能為之備是儉其親也不亦薄乎

故穀梁子曰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厚葬古人之所戒而墨之治喪也以薄又君子之所不與故喪事以制春秋之旨也孫氏曰雨不克葬譏無備也葬既有日不為雨止己丑之日喪既行而遇雨也且雨之遲久不可得而知或浹旬彌月其可停柩路次不行乎高郵孫氏曰孔子葬母雨壞其墓門人修之孔子不樂老聃助葬日食而止既明而後行蓋雨則常有可以前備而日食非常不可預知也春秋書雨不克葬蓋譏之也汪氏曰禮記孔氏正義云在廟未發之時庶人及卿大夫亦得為雨止若其已發在路及葬則不為雨止其人君在廟及在路及葬皆為雨止今考此年上書葬我小君敬嬴而下書雨不克葬則及葬而雨也苟在廟未發則當云庚寅葬而不云已丑葬矣季文子適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

宣公葬乃不豫備遇雨之具乎然潦車載蓑笠縣封葬不為雨止皆士庶人之制而非國君之制穀梁譏不克葬而左氏以為得禮近世名儒亦有講於此者有謂雨而無害於力役者雖葬可也其或天變駭異雨甚水至不可以即土汲汲焉葬反為不可追之悔則左氏之說亦未為失然權二者之宜在乎孝子慈孫之誠敬何如耳春秋之書將以垂法於後國君之葬宜無所不備以雨故不克葬明日乃克葬謂之無貶不可也

城平陽

左傳書時也高氏曰懼晉故也方舉大葬又城平陽重困民力也廬陵李氏曰城平陽三傳皆無說豈非黒壤既歸魯仍事齊故城邑以備晉乎　家氏曰左氏言水昏正而栽周正十月乃今之八月水星不應昏正此謂

書時非也

楚師伐陳

左傳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高氏曰陳以晉衛見侵復棄楚而從晉故楚以為討然晉不能救陳陳遂復即楚汪氏曰書師書伐所以著蠻荆之强而傷中國霸者之不振也象山陸氏曰前年晉衛侵陳以其即楚之故至是楚始伐之是楚未能盡得志于陳也楚子陸渾之役觀兵周疆問鼎輕重是年疆舒蓼及於滑汭盟吳越而還其强至矣然猶未盡得志於陳鄭之間當是時使中國之君臣皆恐懼自治明其政令何遽不能遏其鋒哉

辛酉定王九年晉成七齊惠九衛成三十五蔡文十七年二鄭襄五曹文十八陳靈十四杞桓三十

七宋文十一秦
桓五楚莊十四

春王正月公如齊

孫氏曰公有母喪而
遠朝彊齊無哀甚矣

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左傳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
聘于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

以淺言之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孔氏曰屬合也比近
也春秋聚合會同之
辭是屬辭比次褒
貶之事是比事也當歲首月公朝于齊夏使大夫聘

于京師此皆比事可攷不待貶絶而惡自見者也高氏曰傳言王使微聘信斯言也益見王室之微矣宣公享國九年於周纔一往聘其在齊則又再朝矣經於如齊每行必致深罪之也汪氏曰四年至此三如齊皆書至蜀杜氏曰未輸時而書至危之也象山陸氏曰宣公即位九年兩朝于齊乃一使其大夫聘于周室王迹既熄綱常淪斁逆施倒置恬不為異春秋之作其得已哉直書于策比而讀之而無懼心者吾不知矣下逮戰國周衰甚矣齊威王往朝于周而天下皆賢之史記烈王六年齊威王來朝是時周室微弱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天下以此益賢威王況春秋時乎而宣公不能也故聘覲之

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此經書君如齊臣如周之意而特書王正月以表之也汪氏曰前此五年如齊止書春後此十年如齊亦止書春惟此年如齊書王正月葢所以著君朝于鄰國臣聘于京師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不知大一統之義亦猶襄二十九年書公在楚係之春王正月而上書天王崩楚子卒下書五月公至自楚所以著其不奔天王之喪而相于强夷俾侯送葬而後歸其於大一統之義何如也或謂僖公十年十五年如齊襄公八年二十一年如晉皆書春王正月豈有他義乎吁是不然僖襄如齊晉而王室無嘉好喪葬之事則王正月之書乃常例也其與公如齊仲孫蔑如京師天王崩而公在楚者異矣

齊侯伐萊

襄陵許氏曰赤狄比侵齊不敢報萊不伐齊而齊亟伐之可以觀惠公畏强凌弱矣廬陵李氏曰東萊有萊山從齊之小國也齊自七年會魯伐之今年又自伐之卒於襄六年而滅之矣

秋取根牟

左傳言易也公羊傳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杜氏曰根牟東夷國也陳氏曰此年取根牟成六年取鄟襄十三年取邿皆微國也汪氏曰根牟蓋小國內諱滅故書取與鄟邿同昭八年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即所取根牟地陳氏曰取言公取不言公非公命也自宣而下征伐在大夫矣○劉氏曰根牟附庸國也左氏曰言易也非也根牟雖小不以兵革不能取也不分別國邑取滅之名而苟記其難易豈春秋

意哉公羊曰不繫邾婁諱亟也妄甚矣

八月滕子卒

昭公也子文公壽嗣高氏曰自隱七年書滕侯卒至此始書滕子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按左氏討不睦也陳侯不會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乃還則知經所書者與晉衆陳之詞也會于扈以待陳而陳侯不會然後林父以諸侯之師伐

之也則幾於自反而有禮矣不書諸侯之師而曰林父帥師者在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林父兼將之也則其衆輯矣晉主夏盟又嘗救陳所宜與也而惟楚之即夫豈義乎汪氏曰黒壤之會討魯而宣公以賂免扈之會謀齊陳而二國不會盖晉成為弑君者所立不能致討侵陳之役奄然以元惡主兵是以外不足以却荆楚内不足以服諸侯今此謀齊而簒立之魯宣獨事齊而不會無所忌憚故成公世霸僅能兩會諸侯卒無成功春秋於荀林父之討陳書帥師書伐雖曰與晉而不能底陳其失亦著矣象山陸氏曰晉自靈公不君之後浸不競於楚楚之政令日修兵力日强然聖人之情常拳拳有望於晉非私之也内外之辨當如是也前年陳受楚伐勢

必向楚扈之會乃為陳也陳不即晉荀林父能併將諸侯之師以伐陳春秋蓋善之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左傳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公羊傳扈者何晉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内不地此何以地卒于會故地也未出其地故不言會也穀梁傳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境也杜氏曰扈鄭地卒於境外故書地范氏曰諸侯卒于路寢則不地汪氏曰諸侯卒於師曰師曹伯廬及負芻是也卒於會曰會杞伯成是也于他國則如許男甯蔡侯東國卒于楚吳子遏卒于巢是也于封内則如鄭伯髠頑卒于鄵宋公佐卒于曲棘是也晉成公不言卒于會葢會禮已畢故不言會爾　劉氏曰穀梁云其日未踰境也非也未踰境猶在國爾何得書其地然則扈者他國之地名非晉地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晉成公何以不葬魯不會也衛成公何以不葬亦魯不會也衛成事晉甚謹而魯宣公獨深向齊衛欲為晉致魯故謀黑壤之會而特使孫良夫來盟以定之也及會于黑壤而晉人止公賂然後免是以扈之會皆前日諸侯而魯獨不往二國繼以喪赴亦皆不會此所謂無其事而闕其文者也或曰二君皆有貶焉故不書葬何氏曰晉成公不書葬篡也衛成公不書葬殺公子服也誤矣魯人不

會亦無貶乎書卒而以私怨廢禮忘親其罪已見春秋文簡而直視人若日月之無私照也曲生意義失之遠矣臨川吳氏曰春秋刑書也事實辭文善惡畢見聖人何容心哉葢渾渾如天道焉

宋人圍滕

左傳因其喪也

圍國非將卑師少所能辦也必動大衆而使大夫為主帥明矣然而稱人是貶之也滕既小國又方有喪所宜矜哀弔恤之不暇而用兵革以圍之比事以觀

知見貶之罪在不仁矣蜀杜氏曰諸侯擅兵圍人之國況又因其喪故從書人之貶家氏曰滕子卒曾未數月宋乘其喪而圍之匪惟乘滕之喪亦乘晉之喪晉政不競諸侯擅相侵伐貶宋亦以譏晉也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自是晉楚交伐鄭左傳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楚兵加鄭數矣或稱人或稱爵何也鄭自晉成公初立舍楚而從中國正也楚人為是興師而加鄭不義

矣故宣公三年書人書侵罪之也次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諸侯未有聲罪致討者而楚師至焉故特書爵與之也然與師動衆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為事則非義舉矣故又次年傳稱楚子伐鄭而經書人再貶之也至是稱爵豈與之乎按公羊例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也至此書爵見其陵暴中華以重兵臨鄭矣何以知其非與之乎曰下書晉郤缺帥師救鄭則知其非與之也汪氏曰凡書救未有不善之也救者善則伐者之罪著矣由此觀

春秋書法皆欲治亂賊之黨謹內外之辨以一字為褒貶深切著明矣汪氏曰五年晉荀林父救鄭經不書者以是時鄭方有弒君之亂所當討而不當救故不書救今此書郤缺之救據明年傳載鄭討歸生之罪斵其棺而逐其族葢此時歸生已斃矣故書救以與晉也象山陸氏曰伐陳救鄭晉之諸臣猶未忘文公之霸業春秋葢善之○廬陵李氏曰春秋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此胡氏正例而陳氏立例以為救不書必救而無功然後書於此條曰書救鄭何楚伯也元年救陳今年救鄭而辰陵之盟序陳鄭於楚子之下遂以諸侯予楚矣此雖與胡氏不合然亦得春秋之微意

陳殺其大夫洩冶

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穀梁傳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洩冶之無罪如何陳靈公通于夏徵舒之家公孫寧儀行父亦通其家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戲於朝洩冶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愧於洩冶不能用其言而殺之

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稱其大夫則不失官守而殺之者有專輒之罪矣洩冶無罪而書名何也冶以諫殺身者也殺諫臣者必有亡國弑君

之禍故書其名為徵舒弒君楚子滅陳之端以垂後

戒此所謂義係於名而書其名者也比干諫而死子

曰商有三仁焉史記宋世家王子比干紂親戚也見箕子諫而不聽曰君有過而不以死

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殺比干洩冶諫而死何獨無褒詞夫語

默死生當去聲其可而止爾洩冶之盡言無隱不愧乎

史魚之直矣論語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家語史魚驟諫靈公進蘧伯玉

退彌子瑕公不從既死猶以尸諫方諸比干自靖自獻于先王則未

同日而語也茅堂胡氏曰比干在紂之時親則王子位則三公故諫而不從繼之以死洩冶

於靈公親非貴戚之卿而位不為上大夫也直諫而死傷於勇矣故書名以示貶春秋書殺大夫不特罪諸侯之專殺見殺者與有貶焉君子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如宋子哀微見宋亂而去聖人取其見幾所以書字自非有撥亂之全才安可蹈危亂之朝輕生易死而不自愛乎家語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固必以死爭之洩冶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淫昏可謂狷矣

冶雖效忠其猶在宋子哀魯叔肸之後乎故仕於昏亂之朝若異姓者如子哀潔身而去可也其貴戚耶不食其祿如叔肸善矣

杜氏曰國無道危行言孫治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死故不為春秋所貴陸氏曰洩冶之死春秋責其非輔弼之臣居於淫亂之邦不能去位

而行強諫乃是取死之道故君子不貴也稱國以殺者以直諫縱邪臣害之累上之意可知矣劉氏曰洩冶信能諫其君然而非大臣之操也所謂大臣者必潔其身於進退之始不可入焉則已矣今陳侯君臣之淫非一歲之積洩冶猶安其朝至不勝其欲而大亂廢男女之節然後言之則其從君於昏多矣夫謂之從則其臣也居大臣之位而為具臣之操諫而見殺未為不幸也且陳侯之淫舉國皆惡之不獨洩冶知之然則非能知君淫之為賢以能止君淫之為賢也非能言國亂之為智以能去國亂之為智也張氏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方靈公君臣驅馳株林之時冶知其不可諫潔身而去可也至於褻慢朝廷衷服而戲則立於其朝者雖欲默而不可得矣失於不能知幾而早辨也木訥趙氏曰薦圭璧於泥塗固已疏矣觸虎狼以取死庸得為智乎汪氏曰洩冶之失在於不能早諫以畜止其君之惡然則捐生盡言

未可深責苟皆為避禍之計則忠言不入於耳淫虐之君無所不至其禍不可勝言矣文定於徵舒弑君之傳曰忠莫顯於身見殺而其言驗其所以許冶者何如哉

壬戌定王八年 十年 晉景公獳元年齊惠十卒衛穆公速元年蔡文十三鄭襄六曹文十九陳靈十五弑杞桓三十八宋文十二秦桓六楚莊十五

春公如齊

汪氏曰公至是四朝齊矣

公至自齊

此亦如齊亦致其至而不書月上九年亦如齊亦致

其至而書月者為是年夏使仲孫蔑如京師故特於歲首書王正月以著宣公之罪而君臣名分之際謹嚴如此也歸田以為私惠比於君臣名分之際則大小不侔矣

齊人歸我濟西田

左傳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公羊傳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言我者未絕於我也曷為未絕於我齊已言取之也其實未之齊也穀梁傳公娶齊齊因以為兄弟反之不言來公如齊受之也程子曰齊魯修好故歸魯田田魯有也齊非義取之故云歸我不足為善也

宣公於齊順其所欲既以女妻其臣又以兵會伐萊之舉又每歲往朝于齊廷雖諸侯事天子無是也汪氏曰諸侯事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今宣公自四年至十年七年之間五如齊元年及十年皆一年三遣大夫如齊過於事天子之禮矣故惠公悅其能順事已而以所取濟西田歸之也歸讙及闡直書曰歸趙氏曰歸者來致之辭此獨書我者乃相親愛惠遺之意深著齊人助成弑逆之罪也問傳曰其言我者深著齊人助成弑逆之罪也夫定亂臣之位而取其賂以其服而復歸之固皆罪矣然其歸也不猶愈於取之乎曷為於取不書我而書於歸也茅堂胡氏曰天理至

公無彼此人欲私燬則有我矣逆已則怒順之則喜慢已則怒下之則喜魯宣公之於齊惠益能順其所為而致恭以下之也故惠公深喜之而以濟西田歸魯其稱我者乃相親愛恩遺之意魯人復得所賂則心益放惡亦遠矣故以深著助成弑逆之罪其取之也以貪人之貨已其歸之也以悅人之事已而皆不以道也豈以歸賢於取乎永嘉呂氏曰取不言我者宣公以立之不正而欲賂齊以求會故不言我以見內無惜之之意也於其歸也則公比年如齊情好以篤外有朝聘之禮內有婚姻之故魯亦欲得而齊以歸之是以言我以見內有欲之之意也　或謂濟西魯之本封故書我則誤矣以柔巽卑屈事人不以其道而得地與悅人之柔巽卑屈事已不以其道而歸其地皆人欲之私而

非義矣高氏曰元年書齊人取濟西田葢魯以濟西之田賂齊而齊人取之也至是而歸者公比年朝齊齊侯感公朝事之勤因以歸之也夫魯之分地先君受之于天子豈可失墜又况負弑逆之罪賂以免討乎齊人取弑逆之賂以縱惡故其取其歸皆謹書之家氏曰天道十年而一周人事十年則一變桓之簒隱立十年而無討春秋於是歲始書王以正之今宣之簒亦至此十年天王無討方伯不問齊人忽以賂田來歸葢以十年之久天理必復齊人知罪之所在而自舉本田以復於魯也張氏曰不言來者請而得之也讙闡歸於取之年故不言我今歸于十年之後故書我也特書曰我則取之不以其道而歸之不以其正一出於相與之私爲可見矣汪氏曰齊人歸地者三鄆讙龜陰之田孔子以禮化强暴齊景心服而歸之書曰來歸來歸者美辭也讙及闡以哀公悔過遷善歸邾子益于邾故齊悼歸其二邑故書

曰歸歸者順辭也惟此濟西之田宣公踰禮以悅齊齊惠喜於媚已而歸其田於魯一出於相與之私故書歸我我者私已之謂也不惟異於聖人之行王道其比哀公之改過亦不可同日語矣趙氏曰按公羊云已取之又言未絶何迂誕之甚穀梁云不言來公如齊受之也哀八年歸讙及闡豈是公受乎但言歸我則知其來也省文耳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何氏曰與八年食既應同事重故累食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左傳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公羊傳崔氏者何齊大夫也其稱崔氏何貶曷為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穀梁傳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

按左氏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逼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以族奔也范氏曰崔杼以世卿專權齊人惡其族令出奔既不欲其身反又不欲立其宗後故逐其族若舉族盡去之爾許翰以謂崔杼出而能反反而能弑者以其宗强於此舉氏辨之早也其說得矣張氏曰特書其氏見崔杼之宗强於齊故勢足以逼高國今日雖逐之而尚能復歸于齊

如崔成之徒後日卒自遺滅宗之禍豈非族大勢張而不知制節謹度卒至凶于家禍于國也歟家氏曰是歲至杼弒君蓋五六十年使杼得年七十此時方在弱冠不應權勢已盛為人所畏疑非杼之身或其父但不可考爾所謂譏世卿者非公羊本旨蓋門弟子因尹氏武氏稱世卿而附益之於此爾經有事同而詞異亦有事異而詞同一視之則泥去聲而不通矣孫氏曰東遷之後天子諸侯之大夫皆世書尹氏譏天子大夫書崔氏譏諸侯大夫高郵孫氏曰自隱至昭二百年而尹氏世執周政故卒有子朝之難而專廢立之權自宣至襄五十餘年崔氏世為齊大夫故卒有弑君之禍也春秋之時尊莫如周強莫如齊而世卿之禍如此尹氏崔氏聖人擇其至強而為害之深者以為戒也

汪氏曰崔杼之奔蓋為陳文子之出不久而復反也文定從穀梁謂舉族而出之然杼之宗族強盛所以出而能反反而能弑者由其世為大夫故致是耳僖二十八年傳紀崔夭會戰城濮則世襲大夫可知矣且崔氏乃丁公之子孫殆今五百年苟非世大夫曷能長有後于齊國乎○劉氏曰左氏云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非也齊雖告以族春秋固當正之若曰崔杼無罪則欒盈亦無罪何以不曰欒氏出奔耶

公如齊

左傳公如齊奔喪杜氏曰公親奔喪非禮也公出朝會奔喪會葬皆書如不言其事史之常也

五月公至自齊

公如齊止此

文約而事詳者經也春如齊朝惠公夏如齊奔其喪若是雖不致可也而皆致者甚之也汪氏曰禮諸侯卒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公之於齊非有服也而親奔其喪諂諛甚矣以諂事齊不問禮之當否有取危之道故春夏兩如皆志之天王之喪不奔欲行郊禮而汲汲於奔齊惠公之喪天王之葬不會使微者往而公孫歸父會齊惠公之葬其不顧君臣上下尊卑之等所謂肆人欲滅天理而無忌憚者也詞繁而不殺聖人之情見矣

薛氏曰行不以禮而源源不已何公之不憚煩也家氏曰天王之喪魯不奔不賻今也懷輔篡之私恩如齊奔喪事之悖也春而書公如齊公至自齊曾未數月又書公如齊公至自齊備書所以貶之也汪氏曰魯君親往奔喪送葬者三春秋於此年書齊侯元卒公如齊公至自齊於成十年書晉侯儒卒公如晉明年三月公至自晉襄二十八年書公如楚楚子昭卒明年正月公在楚五月公至自楚雖不言奔喪送葬而其實瞭然矣春秋歷十有二王惟叔孫得臣叔鞅送襄景之葬公孫敖奔襄王喪而不至魯之不知所尊至於此極他何望焉馴至昭公之弔少姜至河乃復以國君之重奔嬖妾之喪却而不納益可傷矣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

之二子奔楚

陳靈公之無道也而稱大夫之名氏以弑何也禍莫大於拒諫而殺直臣忠莫顯於身見殺而其言驗洩冶所為不憚斧鉞盡言於其君者正謂靈公君臣通於夏徵舒之家恐其及禍不忍坐觀故昧死言之靈公不能納又從而殺之卒以見弑而亡其國此萬世之大戒也特書徵舒之名氏以見洩冶忠言之驗靈公見弑之由使有國者必以遠色修身包容狂直開

納諫諍為心也家氏曰君無道稱國以弒陳靈朋淫殺諫而弒者以氏名書盖不著徵舒氏名無以見禍亂之所從生討徵舒亦所以治平國也以為罪不及民故稱大夫以弒者非經意矣張氏曰古人以禮為防閑而人君之尊有妃偶嬪御之侍有居處出入之奉有廉恥羞惡之限所以養其尊貴者至矣何至驅馳於株林以為樂哉洩冶之諫夏南之詩皆以其捨人道而躬為禽獸之行也考之外傳前年單子如楚過陳時洩冶未死也單子歸而告王以陳侯帥其御佐南冠以淫於夏氏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已見之於三年之前矣能無及乎觀春秋所書弒君如陳平國齊光蔡固以千乘之主而自儕於閭巷小人所不為者心術之惑可不戒哉高氏曰靈公弒而子午嗣是為成公成公不討弒君父之賊則知靈之惡播於國人而徵舒之罪國人所不慭也汪氏曰

禮稱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謔注者謂陳靈公數如夏氏以取弑焉夫以君之舉動尚謹於嫌疑之際而不可輕也況可紊男女之別淫鳥獸之行其不為朱温之萬段者幾希矣

六月宋師伐滕

左傳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

前圍滕稱人刺伐喪也此伐滕稱師譏用衆也宋大國爵上公霸王之餘業力非不足也今鄰有弑逆不能聲罪致討張氏曰宋鮑以篡弑得國視陳鄭逆亂恬不為怪乃用大衆以伐所當矜恤之小邦且滕不事已無乃已德猶有所

闕而滕何尤焉故特稱師以著其罪而汲汲於誅亂臣討賊子之意見矣家氏曰宋鮑間晉之多故而用師於滕圍之未服又從而伐之未必無宋襄執嬰齊之心襄且不能有成而況於鮑乎春秋書之所以貶之也象山陸氏曰宋大國也滕小國也滕安能害宋宋之伐滕陵蔑小弱以逞所欲爾左氏謂滕人恃晉而不事宋然晉之伯業方不競滕固微國何恃之有或者事晉之故而有闕于宋歟宋亦何義而責滕之事已大當字小恤其不及焉可也去年因其喪而圍之今年又興師而伐之其為陵蔑小弱以逞所欲明矣陳恒弑其君孔子朝魯侯而請討之前月陳才以弑君告宋為鄰邦不知此何時耶而年年焉興師伐滕以逞所欲尚得為有人心者乎廬陵李氏曰滕自宋人執嬰齊之後滕遂為宋私屬故宋之盟叔孫豹曰滕宋私也成周之滅仲幾曰

滕宋役也小國之偪於强暴非一日矣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歸父仲遂之子貴而有寵宣公深德齊侯之能定其位而又以濟西田歸之也故生則傾身以事之而不辭於屈辱没則親往奔喪而使貴卿會其葬亦不顧天王之禮闕然莫之供也比事考辭義自見矣汪氏曰春秋以卿會葬惟襄王景王晉之襄平昭公此年齊惠及宋平滕成入見而已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遣卿送葬夫亦亡於禮者之禮耳晉之諸君猶曰霸國也齊惠之葬乃宣公所以報私恩而宋平則意如所

以厚私姻也若滕則其君屢會葬于魯矣當時諸侯慢於至尊而謹於强大莫不皆然靈王之喪鄭簡公在楚印段實往王吏不討子太叔反以為口實積習所致可勝歎哉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左傳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按左氏鄭及楚平諸侯伐鄭取成而還襄陵許氏曰自晉靈以來成景相繼力爭陳鄭而無以服楚其稱人貶也鄭居大國之間從於强令豈其罪乎不能以德鎮撫而用力爭之是謂五十步笑百步庸何愈於楚自是責楚益輕罪在晉矣

張氏曰舍亂臣賊子之大惡而輕動干戈以討迫於强令無所適從之小國家氏曰人四國所以人晉也夫躬天下之難而後可以責人之從已未聞躬天下之易而責人以强從也桓文所以得諸侯以其內奬王室外攘荆楚救災恤患汲汲焉躬天下之難諸侯有所恃外夷有所畏是以得成霸業自晉襄没靈成景皆不克負荷而楚莊日以盛强北向而爭諸侯侵陳侵鄭觀兵周疆將逞其所大欲晉人謹出偏師畏縮不敢犯荆楚之鋒惟伺其去釋憾於小國今又討鄭縱能服之豈保楚之不再出乎夫翦篡鋤宄霸政之最先自趙盾爲政宋齊魯皆弑其君盾內有所慊置而不問今郤缺爲政又不能治侯國之賊其君者乃率三國爭鄭而以討逆遺楚遂使夷國挾仗義之名以風示天下晉霸自是愈衰矣象山陸氏曰左氏謂鄭及楚平諸侯伐鄭取成而還諸侯伐鄭而稱人貶也晉楚爭鄭爲日久矣春秋常欲晉之得鄭而不

欲楚之得鄭與鄭之從晉而不與鄭之從楚是貴晉而賤楚也晉之所以可貴者以其為中國也中國之所以可貴者以其有禮義也鄭介居二大國之間而從于強令亦其勢然也令晉不能庇鄭致其從楚陳又有弒君之賊晉不能告之天王聲罪致討而乃汲汲於爭鄭是所謂禮義者滅矣其罪可勝誅哉書人以貶聖人於是絕晉望矣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聘止此左傳劉康公來報聘公羊傳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柰何母弟也穀梁傳其曰王季王子也其曰子尊之也聘問也

公羊傳曰王季子者王之母弟也杜氏曰字季子即康公其後食采於

劉

王有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禮也宣公享國至是十年不朝于周而比年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侯喪不遣貴卿會匡王葬而使歸父會齊侯之葬縱未舉法勿聘焉猶可也而使王季子來王靈益不震矣自是王聘春秋亦不書矣襄陵許氏曰自是王靈益亡王聘益輕春秋不復錄矣陳氏曰自頃王而下王室無聘魯者於是再聘而王季子實來則已尊矣汪氏曰宣公簡慢於王知有齊而不知有周所以君臣朝夕奔走於臨淄之境者其心必曰濟西之田未復不可不曲意事之而不思魯封七百里之地秋毫皆君賜也而拔本塞源其罪應誅定王始則徵聘於魯中則厚賄於仲孫終則命貴弟報聘

是猶為人父而不責子之狠傲乃三揖於定省之常禮而德色於借耰之微息也宣公既不知所當尊而王亦不能自尊矣故來求之書止於文公來聘之書止於宣公錫命之書止於成公非削之而不紀葢王命不足為輕重而王亦不復遣使於諸侯耳寥寥百有餘年而石尚以歸脤録自是天王之名號不見於經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左傳師伐邾取繹杜氏曰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張氏曰詩保有鳧繹邾文公卜遷于繹皆此山之地為邾魯二國之境

用貴卿為主將舉大衆出征伐不施於亂臣賊子奉

天討罪而陵弱侵小近在邦域之中附庸之國是為盜也當此時陳有弑君之亂既來赴告藏在諸侯之策矣曾不是圖而有事於邾不亦傎音顛乎故四國伐鄭貶而稱人魯人伐邾特書取繹以罪之也高氏曰自文公時邾魯有隙宣公篡立而邾子首朝之自是絕迹魯庭者又十年故歸父伐之家氏曰滕何負於宋而宋伐之邾何負於魯而魯伐之皆由中國無盟主強陵弱衆暴寡而莫之或禁也象山陸氏曰魯之伐邾無異於宋之伐滕特書取繹罪益著矣汪氏曰無瑕者始可以討人宣公篡立惴惴然自保惟恐諸侯之動干戈而問子赤之故也其不能討陳宜矣而猶稱兵于邾以奪其地者蓋以晉伯之不振而強齊為之援

故耳不幾碩鼠期人之不見而竊食於盆盎之間乎下書歸父為邾故如齊則魯之為魯可知矣

大水

何氏曰先是城平陽取根牟及數役重民怨之所生張氏曰陰盛陽微夷狄乘釁之徵家氏曰宣即位以來六年螽七年大旱今復大水咎徵頻仍未有甚於此時旱而書大水而書大以變常書也宣嘗以臣弑君以子逐母罪大惡極天討未加發而為水旱之災民受其虐書以示戒也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宣公聘齊盟止此左傳季文子初聘于齊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

按左氏行父如齊初聘也歸父如齊邾故也齊侯嗣

立宣公親往奔其父喪又使貴卿會葬矣若待逾年然後修聘未晚也而季孫亟行歸父繼往則以宣公君臣不知為國以禮而謂妄說取人可以免於討也歸父貪於取縡畏齊而往蓋禮曲則氣必餒矣能無畏乎哉春秋備書而不削以著其罪為後世鑒也高氏曰以伐邾故恐齊人以為討遂謀伐莒焉甚矣魯之懼齊也二歲之間而公與大夫五如齊矣汪氏曰自反而縮則可以自立何畏於齊宣公行已有慊故君臣相及於齊而猶懼其獲戾矣

齊侯使國佐來聘

子來報聘

左傳國武

葬之速也太不懷也又未逾年而以君命遣使聘于鄰國則哀戚之情忘矣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滕文公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及至葬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而有願爲其訊者葢禮義人心之所同然也齊頃音傾公嗣位之初舉動如此喪師失地幾見執獲豈特婦人笑客之罪哉已失守身之本矣高氏曰嗣子踰年即位始稱君未踰年稱子故葵丘之會稱宋子葢

齊桓方倡大義以尊中國故宋公雖在喪而來與會亦不深責以其不獲已而趨急務爾魯之於齊與國也聘雖後時亦何害耶惠公之葬既速又未踰年而以君命遽遣使來聘焉議伐莒也當凶釁而行吉禮忘哀思而結懽好書曰齊侯著其惡也象山陸氏曰宣公是年身如齊者二使其臣如齊者三聞天王使王季來聘矣未聞身如京師與使其臣如京師也不待詳考其事而罪已著矣左氏載行父出莒濮之事陳誼甚高且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齊惠公之卒公既親奔其喪矣王季子之聘魯未易時而行父僕僕往聘于齊知事君之禮而奉以周旋者果如是乎歸父之往則以取繹之故齊惠公卒未踰年而國佐實來徇私棄禮見利而不顧義安然行之不畏于天不愧于人人心之泯滅一至於此吁可畏哉

饑

公羊傳何以書以重書也張氏曰王政以民食為重故積貯天下之大命也前此百有餘年水旱螽螟之災多矣不以饑書今大水之後特書饑者著宣公煩於事外國用無節上下用竭故一遇水旱遂致乏食耳象山陸氏曰作之君師所以助上帝寵綏四方故君者所以為民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歲之饑穰百姓之命係焉天下之事孰重於此春秋書饑葢始於是聖人之意豈特以責魯之君哉

楚子伐鄭

左傳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

經有詞同而意異者比事以觀斯得之矣九年楚子

伐鄭稱爵者貶詞也若曰國君自將恃强厭弱憑陵中夏之稱也知然者以下書晉郤缺帥師救鄭則貶楚可知矣此年楚子伐鄭稱爵者直詞也若曰以實屬辭書其重者而意不以楚為罪也知然者以傳書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而經削之則責晉可知矣此類兼以傳為按者也高氏曰晉士會救鄭及諸侯戍鄭而春秋削之者責晉雖得鄭而不能有之也家氏曰士會用偏師無益於救鄭是歲鄭即楚故略而不書耳象山陸氏曰當是時晉伯既不復可望齊魯之間熟爛如此楚子之肆行其誰遏之伐鄭之書聖人所傷深矣左氏所載

士會逐楚師于潁北不見於經
縱或有之亦不足為輕重也

附錄 左傳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斵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謚之曰靈

癸亥定王九年 十有一年 晉景二齊頃公無野元年衛穆二蔡文十二鄭襄七曹文二十陳成公午元年杞桓三十九宋文十三秦桓七楚莊十六

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左傳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盟于辰陵陳鄭服也朱子曰宣公之時楚莊甚強主盟中國杜氏曰辰陵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

晉楚爭此二國為日久矣今陳鄭背音佩晉從楚盟于辰陵而春秋書之無貶詞者豈與其下喬木入幽谷乎汪氏曰詩伐木出自幽谷遷于喬木今按孟子以喬木崇高譬中國以幽谷卑下譬蠻荆

附録左傳楚左尹子重侵宋王待諸郔令尹蔿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張氏曰莒恃晉而不事齊魯從齊而伐之兵不討亂而扶强陵弱深著齊魯之罪也蜀杜氏曰稱齊人以示貶人齊亦以人魯也必書公孫歸父亦以志大夫之專也汪氏曰伐邾伐莒皆以歸父將重兵而後此會齊侯會楚子皆歸父特會國君以見宣公之德仲遂而寵其子使專權于魯也至筆之遂得非肇端於此歟

##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左傳晉郤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秋會于欑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

中國有亂天王不能討則方伯之責也又不能討則四鄰諸侯宜有請矣而魯方會齊伐莒晉方求成於狄是失肩而養其一指不能三年而緦小功之察南軒張氏曰孟子所譬言舍大猶小不亦慎乎凡此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義自見者也陳氏曰楚方倡義于天下而晉孜孜于羣狄至往會爲晉卑甚矣是故楚莊之春秋晉有諸侯之事不悉書也宣三年晉侯伐鄭不書荀林父伐陳不書張氏曰晉侯為盟主而往與狄會捨夏徵舒以遺楚討使楚舉大義以加於中國又欲與楚爭鄭楚直晉老所

以敗于邲也汪氏曰晉景就狄地為會與僖三十二年衛人及狄盟義同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公羊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外討也不與外討者因其討乎外而不與也雖内討亦不與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為無道者臣弒君子弒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穀梁傳此入而殺之也其不言入何也外徵舒於陳也其外徵舒於陳何也明楚之討有罪也

丁亥楚子入陳

程子曰人衆辭大惡衆所欲誅也誅其罪義也取其國惡也

稱人者衆辭也杜氏曰不言楚子而稱人討賊詞也范氏曰變楚子言人者弑君之賊若曰人人所得殺也陳氏曰楚亟稱子矣自宋萬而下無討賊者雖討之不以其罪且百年於此則楚之討徵舒其不曰楚子何討賊不以內外貴賤恒稱人高郵孫氏曰討賊雖諸侯雖大夫雖國人雖外裔必皆曰人大惡人人之所同惡人人之所得討其稱楚人殺徵舒諸夏之罪自見矣呂氏曰楚人殺陳夏徵舒討賊之辭且衆同欲也故曰楚人入陳非衆志也故曰楚子按左氏傳楚子為夏氏亂故謂陳人

無動將討於少西氏杜氏曰少西徵舒之祖子夏之名遂入陳殺徵舒轘諸栗門而經先書殺後書入者與楚子之能討賊故先之也陳氏曰不書入而後殺予之以討賊之義也則討賊一事入一事也入雖君將貶人之於是稱楚子楚强甚矣莊王一篇雖圍滅無貶詞固進楚也亦憂楚也汪氏曰晉文執曹伯非伯討故先書入曹後書執曹伯楚靈殺齊慶封雖殺有罪而不以討賊殺之故先書代吳而後書殺慶封亦不係之楚人則知此以討賊予楚莊也討其賊為義取其國為貪舜跖之相去遠矣其分乃在於善與利耳楚莊

以義討賊勇於為善舜之徒也以貪取國急於為利跖之徒矣為善與惡特在一念須臾之間而書法如此故春秋傳心之要典不可以不察者也或曰聖人大改過楚雖縣陳能聽申叔時之說而復封陳可謂能改過矣猶書入陳以貶之何也曰楚莊意在滅陳雖復封之然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杜氏曰州鄉屬示討夏氏所獲也而又納其亂臣是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也范氏曰二人與君昏淫當絶之

而恃疆納之執國威柄制其君臣顛倒上下錯亂邪正晉人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子產對曰若寡君之二三臣而晉大夫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事見左傳昭公十九年他國非所當與也而必欲納其亂臣存亡興滅其若是乎茅堂胡氏曰南唐李氏既臣于周以進退大臣之事請之而世宗無所可否以他國非所當與也仲尼重傷中國深美其有討賊之功故特從末減不稱取陳而書入雖曰與之可矣陸氏曰楚子之討正也故書人入人之國又納淫亂之臣邪也故明書其爵以示不正春秋之義彰

善癉惡纖芥無遺稱事原情瑕瑜不掩斯之謂也汪氏曰春秋予楚莊之討徵舒而稱楚人亦猶吳闔廬之救蔡而戰于柏舉稱吳子也楚子入陳目其人而貶之亦猶吳入郢之舉號也辭雖不同意實無異葢楚莊闔廬實非有討賊救患之誠心故書法予奪如此也使楚莊真有討賊之心則辰陵之盟執徵舒而誅之一匹夫之力耳奚俟於以重兵造其國都而後戮之哉使其素有討賊之志則四年之伐鄭停歸生而轘諸桔柣之門而伏義之名著於中國矣奚待於三月之圍失賊不討而受肉袒之降哉由其本無是心而假其事以為功故不足以進於此也文定謂假於討賊以縣陳信矣論者以楚莊居五霸之列亦取其討賊之一節如秦穆之悔過耳抑方諸吳闔廬夫差之暴橫而或者亦以霸許之則秦穆楚莊猶為此善於彼者歟廬陵李氏曰楚假討賊之義以有事於中國者四殺徵舒也執慶封也誘蔡般也執陳招也

惟殺徵舒得討賊之義故特書人執慶封亦無貶辭但楚靈之暴非莊比矣○劉氏曰公羊云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也非也此譬猶蔡人殺陳佗耳且外討弑君之賊何不得乎穀梁云此入而殺其不先言入何也外徵舒於陳也非也言楚人殺者乃明徵舒有罪爾且先言入後言殺即可謂内徵舒於陳乎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左傳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

其富也以討名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公羊傳此皆大夫也其言納何納公黨與也穀梁傳納者內不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入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程子曰致亂之臣國所不容也故書納

此二臣者從君於昏宣淫於朝誅殺諫臣使其君見弑益致亂之臣也肆諸市朝與衆同棄然後快於人心今乃詭辭奔楚託於討賊復讎以自脫其罪而楚莊不能察其反覆又使陳人用之是猶人有飲毒而

死者幸而復生又殭以毒飲之可乎故聖人外此二人於陳賈逵曰二子不繫之陳絶於陳也而特書曰納納者不受而強納之者也為楚莊者宜奈何瀦音諸徵舒之宫封洩冶之墓尸孔寧儀行父于朝誅於陳衆定其君而去其庶幾乎高氏曰二子之惡乃其君之所由以弑者亦與徵舒何異豈可復居陳大夫之位哉

已絶於陳故不繫於陳而書納張氏曰孔寧儀行父必因奔楚誘楚子以利故楚子殺徵舒而縣陳微申叔時之言則陳遂亡矣楚莊懐肆虐貪婪之志而尚能以義自克故封陳而不取然見善不明而非有改過不吝之心所以雖封陳而終宥陳之亂臣復納諸國聖人予善之孔待人之公先旌其討賊之義然後

著其入陳自納亂臣之罪使楚莊之善惡功罪顯然明白詳味此論非聖人莫能修之也汪氏曰孔寧儀行父不書奔書奔則是寧行父請討於楚也其歸不係陳不使得為陳之臣也經凡書納皆非所宜納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曰入曰納則二臣之罪與楚莊納之之惡皆見矣廬陵李氏曰春秋書納公子糾捷菑爭國者也頓子北燕伯失國者也世子蒯聵不當世國者也惟此以大夫而書納穀梁胡氏得之○啖氏曰左氏云書有禮也若以納亂臣為有禮孰為非禮

附錄左傳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晉

春秋大全卷二十